

# 新婦女的解放

天喬 劍波 著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 新 婦 女 的 解 放

## 自 序

這本冊子，是彙集我倆在「革命的婦女週報」上陸續發表的短論文，其中有二三篇不愜己意的都自己汰除去了。爲了朋友的託付和「也想藉這機會發表我倆的淺見」！所以從細微的地方，用媿婉的筆調表示出婦女解放的真道路，和革命婦女應該從事的工作。

固然，我們的主張，不見得比別人已經說過的高；但自信，也不算得落後。在上部天喬所發表的，還有許多是一班婦女所「諱莫如深」的弊病，更值得注意婦女解放問題者的參考。

我們誠意的期待着從親愛的姊妹中發出的回聲，並且期待着有理性的反響。死滅罷！

過去的世紀！新生罷！新世紀的新人！

天喬  
劍波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海

# 新婦女的解放

天喬，劍波著

## 目次

### (A) 上部

- 一 婦女解放與經濟獨立
- 二 英兵強姦華婦與打倒帝國主義
- 三 婦女解放的要點
- 四 自己的力量
- 五 性的自卑
- 六 從夫姓與從夫信
- 七 「最毒婦人心」？
- 八 一個回憶
- 九 一個女友

## ( B ) 下部

- 一 男女鬥爭與男女互助
- 二 革命與戀愛
- 三 女子的理智與感情
- 四 婦女的教育
- 五 婦女解放與社會運動
- 六 性關係的革命
- 七 婦女與獨裁
- 八 革命的婦女與和平
- 九 娼妓的救援和取締

# Part I

上部

# 新婦女的解放

(上部)

天喬著

## 婦女解放與經濟獨立

婦女從歷史上考察起來，其地位，不外做男子的奴隸玩物或性的商品，尤其是在儒教盛興時代，他們把女子和小人同視。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小人還可，「難養」便難堪了，這好似婦女已無獨立謀生的能力而必須他們養，而且還具有「難養」的劣性；便由這一點看來，可想見從前女性地位一般了。漢朝以後，佛教輸入中國，於是一般



人混合了佛教和道士的謬說，蔑視婦女爲污穢之物。他們的眼裏，要清潔自己身心，非先把婦女避開不可。考出家人棄家的意見，不外有兩層理由：第一層是覺得有了家庭，便有了經濟的負擔，累了他們的好道；第二層自然以女子爲污穢的東西。就尋常一般人而論，也是輕視女子的，他們都以爲女子爲「賠錢貨」，做父母的人也不願生女了，若生了女子，一家人都認爲大不幸，或者竟把她弄死。直至現在，一般做父母的人的還是保守着生女子的不快之感。

試深思：女子在母權時代何以會降落下來，做男子的家庭奴隸？又何以會在奴隸上一一直維持其悲慘的地位，一直到了現在？爲什麼現在有許多知道解放和自以爲解放了的婦女，事實上還不曾脫去了奴隸的變相的枷鎖？我們不能不認爲婦女經濟不能獨立，而變成

了直接做了男子的寄生者，間接的做了社會的寄生者。固然我們不能以這罪過完全歸之於女子，那社會的經濟的制度，那男子奴隸婦女而不令其自由謀生的手腕，一班以男性為中心的道德風俗習慣法律，都是使女子不能不屈伏於寄生生活下的原因。男子因為有了經濟的權利，所以對於婦女如同資本家對於工銀奴隸一樣不視為人，甚或過之。

從社會進化史上，我們知道『在從前，隨着私有財產的發達，同時這個社會被分為自由民和奴隸兩個階級。自由民即是土地和財產的所有者，而奴隸却是從其他種族生擒來的，或是投降了的人民，差不多是家畜一樣被驅使的東西。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又發生了男女兩個階級。女子實際上完全成了男子的奴隸。這畢竟因為是經濟上的權利完全握在男子的手中，所以女子要依賴男子得到他們的

衣食，同於奴隸要附屬於主人支持他們的生活。此後，隨着歷史的變遷，自由民和奴隸兩大階級，又以武士與農民或資本家與勞働者種種的樣子變換他們的面目；但是女子屬於男子的狀態却一直沒有變化。所以在今日的社會裏，一方面有紳士與平民（或資本家與勞働者）階級，一方面有男子與女子的階級。而且平民通常是非依賴紳士閥以得到他們的衣食不可。』

婦女的解放開始，可以說是隨着工業革命而起的。工業革命破壞了家庭制度，而使婦女也如男子一樣從家庭制度走到工廠，於是男女間的性關係和道德風俗不能不受了影響而有所變化；他方面（也是直接的關係）婦女也能獨立的賺得工銀，而於贍養自己生活之外還以之維持家庭，於是男子方面便失掉了壓迫女子的經濟權力，只能藉那傳襲的道

德風俗習慣爲防禦其男權的工具了。這種經濟的變遷不獨影響到無產婦女，即上層階級的婦女，也受了影響！不過因其養尊處優，不愁衣食，安於寄生的溫飽之下，無以動搖其覺悟心罷了。一七九一年威廉高德文 *William Godwin*（著政治之正義）的夫人伏爾斯頓克拉夫脫 *Wollstonecraft* 女士女權論發表後，歐洲的一般婦女，才開始覺悟起來，從社會上，政治上作解放的運動；繼之以今日的愛倫凱，紀爾曼等之主張婦女戀愛離婚自由及提倡婦女職業，於是婦女解放便進了一步。然而，這只是一些改良論調罷了。中國的婦女運動，實始於辛亥革命，突躍於五四運動，相沿至於今日，然而運動的聲浪，時高時底，能繼續爲澈底的解放運動者實乏其人；而求能從經濟的根本改革方面着手者，更是尋找不出。

婦女是人類的一部份。影響於男性的一

切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女性也決不能逃脫他們的影響。女性因經濟不獨立而做了男子的奴隸；男子也何嘗不因自己沒有土地沒有生產工具而為資本家或地主的奴隸。這都是私有財產制度成立以後才發生的現象。要使人自主，獨立，自立，則不能不求解決此社會制度的骨子之經濟問題。所以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婦女解放論者同時就是社會革命家。譬如昔日法國之 *Louise Michel*，美國之 *Voltaire de Cleyrine*，日本之山川菊榮，伊藤野枝，俄國之 *Breshkhhovskaya*，*Spiridonova* 等，然而在中國呢？怕還是期待的時間罷！

所以我敢於說，在婦女的經濟未獨立之前，解放是無從開始的，在社會問題根本未解決之前，解放是不能完成的。或者竟有人反問我，現在許多女子，求得經濟獨立而不必倚賴

其丈夫的也不少。是的，不錯，但是我可答你一句，在現在經濟真能獨立的女子，至多也不過是幾個智識階級的人；或者是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能分得若干遺產的人罷了。然而她們能夠真真算得經濟獨立嗎？靠自己是比較有資產的或者靠若干遺產就算獨立嗎？換句話說，不經自己的勞力而得來的財產是什麼？我們姑且拋開蒲魯東高德文他們的主張，即便是就社會改良派的理論，遺產也是該廢除的，靠承襲遺產或只承爭襲遺產的婦女，只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婦女，不革命的婦女，自利而不求解放整個女性的婦女。再則，或許有人以為今日在一般工廠內的女工，已經是經濟獨立了。她們便是靠自己拍賣自己勞働力換得工錢以生活。其實說來，她們的經濟何常是獨立了呢？她們的生活是和娼妓一樣，前者是拍賣勞働力，後者是拍賣生殖器。

她們在廠內的工作時間，在十點鐘或十四點以內，一天埋頭在工廠裏受資本家的剝削，受工頭的虐待或調戲；女工假若不願，從此以後，便不能再進工廠作工了。她們簡直又以一身而兼娼妓生涯。這樣的非人生活，真正算是求得經濟獨立嗎？再回頭一看，還是許多婢女與貧家婦女，乞丐等人，能有絲毫經濟獨立的可能嗎？她們是人類，也是婦女，而且是佔了婦女大多數。大多數的人的經濟未曾獨立，我們就算獨立嗎？我們能不受其影響嗎？婦女（和人類）的發展不因之而受阻礙嗎？婦女能以自己或部份的生活已經滿足而即安之，以為婦女全體經濟已獨立，解放已完全嗎？要知道，個人的經濟——或少數人的經濟獨立，而大多數婦女依然沉淪着，於自己是不名譽的。

末了，我希望一般已解放而又求得經濟獨立的婦女們，我們知道要求真正的解放與

自由，我們一定要使一般的人都得解放與自由。現在些婦女，一天只是立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上，吶喊婦女解放，一方面家中却使用着許多婢女，這樣是不成功的。真正解放，我們非先投身於無產階級的婦女中去，或者將自己的生活簡單化而與她們為伍，給她們相當的宣傳與教育，提醒她們的自覺，這樣或許有相當的補救吧！？

## 英兵強姦華婦與打倒帝國主義

我自在報紙上見了英兵強姦華婦一事，當時我心裏就覺得非常的難受；及至以後見到宣告無罪的判決，尤覺得有無名的悲苦。但總是沒法出這一口氣，結果來，只使我終日煩悶，使我為我們被壓迫階級的婦女恐怖，悲



傷，然而這無補益於社會的個人苦悶，有什麼用處呢？一個人的悲憤與孤獨的奮鬥，雖然也是弱者自己的反抗表示，但這是不能滌除這恥辱的根源的。

婦女是世上最可憐的被壓迫者了，尤其是處在現在的社會裏，更可憐了。一方面要受宗法社會下的倫理壓迫，其結果，女子做了男子的奴隸，做了社會鄙視蹂躪的賤物；他方面要受帝國資本主義的影響結果，直接間接的為帝國主義者，軍閥，舶來的和土產的資本家的犧牲者和性的商品。被害者是婦女，是無產階級，所以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低下，更甚於男性的無產階級；所以，這次英兵的強姦華婦，直是婦女逐日所受的許許多多的摧殘虐待的一件。

這次英兵強姦華婦一件事，據我看來，不僅是道德問題，而實包含有整個的社會問題

在內。這不僅是中國人的恥辱，而是全人類的恥辱；不只是華婦一個人的恥辱，而是全無產婦女甚至於婦女全體的恥辱。

英國帝國資本主義者，爲掠奪弱小民族的膏血，爲保護他們在中國經濟侵略的市場，而派遣許多海陸空軍來華，已經是蔑視公理正義，甚至於蔑視他們自己所訂造的國際法了。他們的軍隊，到華以後，毫無紀律，以勢壓人，縱其兵士，奪人之物，姦淫婦女。這樣的野蠻行動，男女同胞們，還忍靜默的坐視嗎？

英國帝國主義者，一方面以其砲艦政策來恫嚇弱小民族，而維護或加劇其掠奪！他方面又縱使其單個嘍囉劫掠姦淫而摧殘無產的男女。在巴爾幹，在里孚，在摩洛哥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要知道這些都是由帝國資本主義這一個總根源所發出來的罪惡。帝國資本主義者有其強權的正義（？），有其象養的

豺狗，一切人掠奪人，人摧殘人……的事實是必然會發生的，上海這次強姦華婦只是過去現在甚至於將來——假如不打倒帝國資本主義——無數次中之一次；姦淫的英兵也只是千萬條毒虫之一；而被姦淫的華婦亦只是被殘害的被壓迫至階級中之一個，他和她是帝國資本主義鑄造出來的人類型。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們不可不把眼光集中起來認識這一座巍峨的魔宮。

時候已經到了！中國的民衆，已然在革命呼聲之下警覺起來而且團結起來。我們爲了自救，爲了免於英，日，美，法，意等經濟和政治的掠奪，不能不努力於打倒帝國資本主義！爲了雪除人類中掠奪殘害的恥辱，和滌去一切非正義的罪惡，不能不努力於澈底以打倒帝國資本主義的革命！

只有澈底革命行動，才能摧毀這萬惡的

魔宮，只有由男女合同一致的聯合組織與保持澈底的主義與戰略，才能完成這樣偉大的革命！

## 婦女解放的要點

「婦女解放」到而今變成乏味的很普通的名辭了。在社會上既不能惹起舊古董舊道德先生的驚罵，他方面復不能使新進的革命青年男女有所動容。說起來，婦女解放運動在所謂聖道昭垂的中國裏，也整整的鬧了十幾年了。但是其結果呢？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漂亮的時髦名詞，而且造成了一般投機男女的「成名入」，「發混財」，或升官的工具。始焉固然好像一聲晴天霹靂，駭得那一班迷戀骸骨的遺老遺少掩耳急走，大呼洪水猛獸 竭

其全力以抗；繼則而衰而竭，不惟沒有一點革命的成分包在裏面，反而在實際上連改良都說不到，只不過是在舊監牢的門牆上鍍上些燦爛迷人的黃金罷了。若說到真能夠了解解放的婦女呢？我敢斷言，一千個婦女之中怕沒有一個；不說是久處壓迫和籠絡之下的可憐婦女，便是在喊「婦女解放」的女子們，也只是像煞有介事，沒有澈底的覺悟。這不是我的刻薄話，或者我仍然保存着傳統的觀念輕視婦女，其實我也是個女子，不過事實和真理不允許我瞞藏我們——或者竟是人類——的弱點和恥辱。講一點很普遍易觀人人盡知而不可隱飾的話，現在成名的新女子當中，有大多數成名的原因，只在於研究第一流時髦的裝飾，自然她們會在公共場所或紙上寫出許多提倡節儉，倡用國貨，主張自然的美，然而事實上一服一飾的極盡其力而華麗之不說，還

要在耳上鑿了一個孔，垂上「垂肩」的珠子；在胸前穿上小背心，免得奶子現出。她們自然沒有什麼學識，也不去求學識，漂亮嫵媚的社交話便足了。把時間分配在俱樂部游藝場和什麼集會之中，招惹起若干無聊的男子爲之捧場，於是她便是女性的皎皎者了。這一類的婦女多得很：舉個例來說，譬如最近在文壇上方(?)享盛名而又飄洋過海的某某女士，便是「半壺響叮噹」的自足人物，她被人捧場，被人作爲賣書的廣告；而且自己也覺得洋洋得意了，吁！

然而「現在」又不比「從前」了。我們固不願悲傷過去而便捨棄了現在與未來。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看現在婦女解放的呼聲更高了！昔日充其量只參加做文小說的女郎，而今也來參加到流血的革命中去了。這不能不算是好現象。固然這確實是好現象。我願

歌頌參加真正爲同胞，爲同性而爭解放的婦女！更希望她們有更純潔的革命動機，不是爲的「營生」和「升官發財」，我希望，然而我終於悚懼了，我是女子，我切實的知道從前千百年遺襲下，猶其是在近今又增添上去的「虛榮心，」是婦女參加一切事業活動的致命傷，我希望我的憂懼是杞人憂天……………

在這由男女兩性共同擔負的革命才澎湃之時，一切陳腐的舊勢力是極易摧朽的。幾千萬渴望解放的女同胞——尤其是無產的婦女——在盼望我們的革命婦女的援手。這是社會上極大的問題，少數人的或一階級的解放不能使社會有均平的發展，不能使一性甚至於人類有健全的進步。婦女除在多重壓迫之下，政治經濟的壓迫之外，還有舊道德風俗的戕害，社會一般人的漠視等等；所以在婦女一方面，毀滅舊道德和風俗，使婦女變成一個

「人」，這種「社會的」革命是更必需的。而且，資產或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到也較於容易去解放，只要她們明白了「解放」是怎麼一回事，而無產的婦女，她們不僅以勞働力為商品，並以性行為為商品。她們無閒時，無智識，然而她却佔了女性的大多數，而且大多數都是生產者，革命的婦女不能不掉過頭來援助她們，牽引她們走到革命的道路上。

婦女在人類活動，社會進化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這些責任，在全婦女尚未覺悟而起來負擔之時，先覺的革命婦女便應該更努力的擔負這個重擔，而且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言行。自己要在真正的解放中生活，不要妥協，不要顧忌，不要怯懦，不要浮靡化；不然自己便不惟配不上談解放，反之，還退向迷夢中去酣睡了。

固然，舊社會的昏庸老朽是會把婦女看



得卑賤下流，然而新社會（？）一般主張女性中心說者，却把女子看得多麼高多麼大，隱飾了自己的弱點和短處，而一味歸咎于男性，這也是同樣的偏見。我是個女子，我不願人們視同魔鬼，亦不願人們尊若姮娥；婦女不是地獄裏中的夜叉，也不是天堂上的仙子，只是現實世界的人，人類的一份子。女性同男性一樣有其自身的弱點和不是處，譬如中國民族性的弱點一樣。黃帝的子孫（?!）總不願講，也不願聽，這樣，「知己不充」，結果來，癱瘓是永不會除去的，所以我贊同周作人和魯迅他們的辦法，盡量暴露本身的弱點，針砭本身的癱瘓，這樣才是根本的第一步辦法，婦女解放何獨不然。假如婦女本身仍需待於解放和喚醒，則其有弱點和不是處也必有，那末舉發自己的弱點，暴露自己的不是，正是促進驚覺之一興奮劑；若一味隱飾，所謂責人重而責己輕，今

日姑息，即異日之癰患。記得去年冬天，同學某女士，常與我談到婦女的解放這一個問題，但她不上三句，便罵起男子來了。這自然引起了我們的爭論。有一次，她問我道：『爲什麼平均起來，男學生的書總比女學生的多些呢？爲什麼平均起來，女子的衣服總比男子多些呢？爲什麼男子總是不若女子之好清潔呢？……』這確是值得注意的事體，在事實上，男同學確比女同學好學一些，而女同學却比男同學好講究裝飾些。便在社會上的活動的人而論，男子總比女子務實在一點。這個意見她和我便爭辯起來，最後，她說道：『老實說罷，這當然是女子的不是，不過我口裏總不願把女子的壞處說出來，這樣總覺對於女子不大光榮』。上面的見解，可以代表一大批女子。其實爲了怕一時自白的不光榮，而隱飾自己，結果來，是永不能將不光榮的棄掉。也許有人會同情

我的淺見罷！

再，一方婦女的好處，也不可埋沒了，更不可錯認了。自己原有的好，而染了今日的壞，譬如婦女之愛和平而惡戰鬥，這確實是非常光榮的。非戰不是「無抵抗」。我想，非戰的真理，怕不會有人反對罷，除非他是一個軍國主義者。然而可憐，中國有不少的婦女的確失掉了這點好處，當我聽見了從武漢和南昌傳來的「皮帶與戀愛」這個新鮮名詞，不禁使我的心中發生了兩層的悲痛。留待姊妹們去審思罷。

## 自己的力量

『女子之無望於男子，正和勞働者之無望於中流階級一樣』

在第一國際中，革命的工人們流行着一句很普遍而有力的口號，便是『勞働階級的解放，是勞働階級自家的事！』這差不多是勞働者解放運動的金箴。然而後來自馬克司派在第一國際中建立了集權的中央政府而後，雖然口號仍流行的喊着，可是事實上他們已經摧毀了牠的實際了。其後，由巴枯寧派把牠的精神保持起來，由法國的第一個*C.G.T.*及美國的*I.W.W.*而發揚。最近則更在國際勞工協會之下光大起來了。勞働階級自身的解放，畢竟是自身的事，而且要靠自身的力量。

假如說現代的勞働者是人類社會中的被壓迫階級，那麼婦女未嘗不是性世界中的被壓迫階級。時代轉變了，一切的被壓者都已經開始起來要求獨立自由而摧毀一切高壓的權勢。婦女也是一樣。婦女已經由先覺引導而起

來要求自己處理其性的問題，參加一切男性昔所壟斷的社會事業和社會活動，換句話，即打倒男性的壓制，而恢復其獨立自由的尊嚴人格。

柏柏爾的話是絲毫不錯的。假如第一國際中革命工人的口號實在是工人解放的指南針；那末，婦女解放的口號也應該是『婦女的解放，是婦女自身的事』。即是說，婦女的解放，不應該坐靠男子代謀，——即是『女子之無望於男子』——而應該由婦女自身的力量去完成。

男子在傳統的男性中心的社會中，生活已久了，固然，在近代已經有了少數的人，已經覺悟到男子壓制女性的不是，而甘心拋棄其一切壓制，與婦女處於平等的地位；至於他還覺悟到人類的解放——自由平等，不是一性所可完成；更不是一性自由了（這是不可能

的假定)而異性尚處於奴隸地位所可實現，他於是便提倡婦女解放，在言論上和實際上為婦女鼓吹幫助，女性自然不應該拒絕他，或懷疑他。我們是說，自己不處於自動的主體，而處於被動的地位要求男子來解放她們；或純靠上述為婦女解放努力之男性力量而獲得解放是不可能的。勞動者之無望於中流階級也是一樣的理由。我們儘可以從中流階級中——甚至於貴族階級中找得出許多獻身於勞働者解放運動的人，然而畢竟是極少數；其餘大多數的階級性仍然是保持得很深的。男性何嘗不是這樣。

彷彿記得郁達夫批評蔣光赤的小說集(大約是鴨綠江上)說，他雖然自己想做一個無產階級的作家，但因為他自身究竟不是一個無產階級，所以他的作品還是含有很多小資產階級的成分。這是真的。一個中流階級的

人，假如他非純全脫離了本階級的一切生活方式而變成一個無產階級，則彼決不能感受到與無產階級一樣的感覺。同理，一個男性決不會是一個女性，所以女性自身所感受的一切苦痛，男子決不會達到如她那樣的深刻和中肯。這是一個理由。

一切壓制女性的不平等的法律，道德，宗教，習俗等等都是男性造成的，假如女性不自己起來爭得自己，那麼，非得等到大多數男性都一同自己覺悟了，自願把一切壓制女性的特權拋棄，女性不能獲得自由。然而這只是空想。

『自由不是贈與的而是爭得的』。其實，不惟不只是「非贈與」的，而且是非「請求的」。一切請求邀恩是奴隸性根深重的妄想。任何一種壓制的力量，除非被力迫或自身解體的時候，不會自己放棄的。女性解放，應該

了解這一點。

我並不是在鼓吹「性的鬥爭」。然而，牢握着男性中心的勢力不放，而不可以理喻的男性，女性也不能不與以不妥協的衝擊。男性所製造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法律制度等等，女性亦不能不把牠們破碎乾淨。假如男性方面竟有了大多數的壓迫女性者，而與女性對立形成了一個階級，則便是「性的鬥爭」也是正當的。因為這是女性要求解放的正當唯一的手段。然而現今的爭鬥，只是求爭得平等的權，而不是求爭得壓制人的優越點。婦女解放的目的，只在求打破男性中心的社會，而不是在重建女性中心的社會。

女性不應該輕視了自己的力量。要知道自己佔了人類的半數，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這一半數的婦女，又有大多數是被壓迫者，那麼休戚相關的意識是非常之濃厚的。有這樣大



的數量，有這麼一致的敵愾，只要有了嚴密的組織和不妥協的毅力，遵循着進取的步驟，勝利是可必的。

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雖然也有十餘年，然而由女性自己造成的實在甚微，這固然因為開始期的原故。然而現今已有十餘年了，我們已知道了不少的盈千整萬的智識階級的婦女，但是純粹由女性自動提倡組織的婦女解放的團體確沒有幾個，關於婦女解放的書籍由婦女自身著譯的也很少；至於由婦女自己經營的刊物也不可多見，這是多麼的可憐啊！

當着女性的解放還未完成之時，智識階級的婦女應該擔負的工作，還有比這更為重要的嗎？固然，還有社會運動，然而社會事業，也不是一性所能成功的啊！

詩人惠特曼說：『她是比先前沒有人保

護了，但實則更比先前安全』(見*Her Shape Arise*) 這句話，可以和柏柏爾的箴言連成一貫。……

女性現在自動地(不倚賴男性)起來解放自己了；現在和將來，女性已經不需要男性來保護，女性已可以保護自己了。——由這一步我們更前進到社會保障了人類的那種社會中去。

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

## 性的自卑

我今次又來抉出一點女性自身的瑕疵。我說的是十分平常的事！尤其是在女學生中，這現象更爲普遍。爲了女性自身的諱莫如深，所以就變成了隱秘了。我自身是個女性，而且

也經過了中學和大學的教育，所以所見所聞也非常之多。爲了要使女同胞替自身的解放着想，而把她改掉，所以便敘述出來而且加以短評。

『女性——猶其是女學生——對於自性常懷輕視，譬如同是住一樣程度的學校，總互相輕視，雖然她的學問見解都要高超一些，但總加以漠視或對着別人加以指摘。自己總不相信別個女子的學業比自己高，見解比自己好。反之，對於男性，却常低心下氣，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約而言之，便是女性好輕視女性。』——今晚上，一個女友和我閒談，她的經驗和認識也是一樣。

前幾年，我在四川某報紙上看着一段短評，牠是爲了成都的女權運動同盟會（名字也許有一二字的差訛）的互鬥互打而發。作者謂川中女子自己組織的純婦女團體，很少

能夠順利的進行下去，甚至可說絕無。其原因是互不相下，互生意見，互爭位置等等。——要而言之，也有女性輕視女性這一點在內。近年來，婦女的團體已多起來，好似這種習氣已經剔除，大約是社會活動的時機多了，更受了革命的洗禮。我久不回四川了，因為交通不便的原故，消息常不通利，我希望四川的婦女們不要老是那樣。

自卑是奴性的根源，自大是驕倨的起點。然而謙損是和自卑是不同的，*Self-respect*也和自大是不同的。人類既不能以「靈長」驕動物，女性當然也不能以「女性」輕視男性。為人應該是不要輕視別人，也不要輕視自己。性何獨不然。婦女輕視婦女的結果，便足以使婦女自身不團結，即能團結，亦只暫刻的現象而不能持久；因之，破壞婦女打倒一切壓迫桎梏的戰線，而不能完成自身的解放。

【組織就是力量，】是一句很普通而且很真確的名言，一切被迫害者只有靠着自身的嚴密的組織，一致的精神，才能完成解放。因為，只有同為被迫害者，才有同一銳深的感覺。由共同的利害關係，才生*Mutual Solidarity*（休戚相關）社會的進化，這是很重大的比較互競還重要的因素。輕視了自己行伍或同類，便無異破壞組織，或孤弱團體的力量，當然發生不良的結果。

解放事業或任何事業原非一人所能完成的，即便你的才力量，見解學識都超過一切，然而沒有人幫助合作，終屬無用。復次，大而一個社會，小而一個集團，假如只有一個人是「萬能」，其餘的都「不及」，社會不會健全，集團不能健團，那末，不可免的便是，「萬能」的個人也將陷入「無能」的命運。以財富，門第，容貌，裝飾驕同儕是可恥的；以見解

學識驕同儕亦是淺薄。所以說：『如果一個人不認識其同伴的價值，而與人協作，以圖個人發展的，他也不認識自己的人的價值，也不能獲得個人的發展。如果一個人不能使其同羣的人解放，他連自己也不能解放。』

我並不是在說什麼空泛的學理，而是很有關係於人類生活於社會中的實際問題。譬如我在上面舉出的事實而論，女性之輕視其同儕，實不僅止於輕視同儕，而更是輕視同性。其結果不僅是反性的解放而更是反社會，所以不能不快快糾正。

然而，我固然主張女性不要自己輕視女性，但同時也不能輕視異性。在生物社會上，性的職能是不能分出高低的等級的。要有性的了解和性的互助才會解決一切的社會問題；要兩性的一切發展都均平協諧，才能使社會進化。性的鬥爭其結果與階級鬥爭一樣是

慘酷的；然而性的歧視結果便非性的鬥爭不可。一個社會當中，如果既有了階級鬥爭，復又有了性的鬥爭，那末，社會決無和平正義自由公道之可言的。

一個人的人生觀和宇宙觀是「生」的極重要條件。假如沒有自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則生不惟沒有意義，而且只是別人精神意志的奴隸而已。在現今學說紛歧，各售其貨之時，只有全靠自己冷靜的客觀的理智來選擇，盲從和盲反對都是不應該的。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真理，只要是以理智求之，自易入於正軌、人生觀宇宙觀既定，則生的方法和一切活動均有了指南針，於是再以熱烈的情緒鼓舞之，便不會走了迷途了。這是真正革命者所應取法的，婦女也應該明白這點，所以一味輕信男子，迷信男子，甚至于做出隨愛人或丈夫之信仰為信仰那是不對的。我在下文『從夫

姓與從夫信』短文中已經說過了。

姊妹們，不要以這是很小的事體，要知道由這個很小的事體習慣下來，會生出很不良的結果，會妨害婦女的解放，即使社會和經濟的問題都解決了以後。

## 從夫姓與從夫信

男女平等，自由解放的呼聲，整整的叫了十有餘年了，但是其結果呢？也不過名詞稱謂上的改換罷了。那裏有真正的平等和解放呢？我們應該知道解放這件事，是應該由自己來幹，依賴別人或者委蛇怠忽，是不會成功的。即便是些微小事，亦須加以注意，不要去做自願奴隸，枷鎖一經帶上，除了流血的革命是去不掉的。女性的受壓迫，是雙重的，第一層也



是第一步，便是脫離男性的壓迫，而求性的解放，這一步是須得女性自家來完成的，若一味只希圖名義上的解放，而以鍍金的枷鎖為成功，則事實上的奴隸仍不可免。據我們的觀察，中國現在所謂的新女子，竟有十分之九是這樣。

譬如從夫姓這件事，本來是宗法社會遺傳下來的惡習，亦是女子做男子奴隸的表徵。男女兩性的聯合的關係，無論是所謂夫婦與戀人，都該建築在愛情上面，什麼「從……姓」。只是以之表示從屬的關係，表示女性的懦弱而不能獨立，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假如從夫姓是表示相愛甚篤，那末，夫亦可從其妻姓，為什麼沒有這回事，而男姓也不願意呢？若說是習慣相沿，那末，新時代的精神便是在打破奴隸性質的——不平等的習慣，舊習不能剷除，一切更遠更大的企圖都是枉然的，其

實姓這個東西，——假如我們打破宗法社會，家庭，婚姻的牢籠——是應該棄掉的，然而自一般自以為解放的女學生，以至於帶了博士學士頭銜的某某學者的夫人，都不能脫此覆轍，甚至於反以為榮，這豈不是女性的弱點，而且表示女性的解放，連初層都沒辦到嗎？

女性解放完成了第一階段，便應該進到第二階段，即便是和男性同以「社會人」的資格，聯合同志，來幹革新社會的事業。不管是什麼主義學說，都要由女性或男性自身經過研究思考而後信仰成立，於是始依此信仰之目的去做，盲從與盲反對，是兩都不可的。男子盲從——不管是否依愛情的吸引——女子，女子盲從男子，都是不對的。直接是表示女性乃未解放而以男子為主人，間接却有礙於社會改革。要之女性應有研究和思考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有行動的自由，她是人類之

一份子，她是社會之一份子，她有自己權利以一個「人類人」或「社會人」的身分來參加社會事業。因為愛情迷戀而發生男盲從女，女盲從男的現象，根本上便喪失了獨立自尊的人格，而變為對方的「自願奴隸」。若為經濟上的原因，那直等於賣淫了。信仰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和宇宙觀的結晶，假如女子竟至於「從夫信」，那直是自頂至踵的奴隸。但是現在一般女子，却有今天信這樣主義，明天信那樣主義。蠢蠢盲動，朝雲暮雨。但是她自己真正的思想嗎？怕有百分之九十九不能答覆這個問題。譬如數年前我的同學們——這是我知道的——許多都是本來信 *A* 主義的，但是隨後其中有些分子因為和信 *B* 主義的人發生戀愛關係，於是也就信仰 *B* 主義了。這種以感情關係而移轉意志信仰的人，是一種極為危險的現象。假若她一朝同信仰 *B* 的人不好了，

又同信仰 C 的人生了關係，那嗎，她的信仰，又是 C 的信徒了。我常常聽着男性們說，若要女子的主義信仰堅固，非得有一同樣的人爲其愛人不可，否則將來她的愛人信仰什麼她就轉變成信仰什麼了。有時我聽着這話，心裏老是不服，然詳細思索却是真實的話。我不必去和男性們爭辯，我們只得由自己去洗滌這件恥辱，我願現在的女子不要做了男子服役的奴隸，不要做了社會上性的商品，尤其不要做男子思想的奴隸！

## 『最毒婦人心』？

有一句在中國普通社會中很流行的話，尤其是鄉曲之內，無論男人女子，都公然的稱道。這幾句話便是很刺人的很刻毒的——『最

毒婦人心』。又在我們家鄉四川省內，也流行一句類似的話頭，便是『婦人心好似鬥釘』。——我們當然不言而喻的知道這句諺語的潛勢力，支配着多少男人和女人，有知識和無知識者，而且他們有傳說的習慣一般的効力，為維護男性中心社會而壓制女性的護符。——我們現刻既要解放婦女，當然不能不從這些潛隱而宏大的勢力，下一深刻的觀察，探其所自發生和有無一些理由？

我想從歷史上，好似孔夫子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一句名言（？）算是最早最有勢力的了，他是歷代帝王所尊為「大成至聖」，他是一般智愚賢不肖所崇敬師法的「萬世師表」；在昔日，他的一部論語，直成了不可移易的法典，所以婦女在他的「數字之貶」之下，便永墮泥犂了。考難養之意，即與「最毒婦人心」，及「婦人心好似鬥釘」

相類；亦可以說，後者是由前者進一步的推衍而來。

據有些人說來，『最毒婦人心』之所以成爲罪讞的理由，大概是屬於偷情謀殺的例子。他們說：『男子在外姘婦，對於他自己的妻子並沒有什麼大壞處，有時不過對她的感情冷淡一點罷了。然而婦人却不然，婦人有了外遇，常常下毒手將本夫殺死，甚至將屍砍做小塊，從這樣比較起來，真是比男子心毒極了』。確實的，這樣的事實在社會上却是有哩。但是，就是這點而推其所致之由，我仍不能就說她是毒，說她比男子更毒。我們把腦子放冷靜一點，全用理智推證事實，婦人偷情，殺害本夫，是婦人的罪？還是社會的罪？抑還是男子自貽的伊戚？假若不顧理論，而全憑男性中心的偏見，而執爲是婦人的罪，那我們簡直不說好了。

原來在中國數千年來，以禮教名爲骨子的社會是這樣。就是法律上也還是這樣：（因爲法律也是男子的）男子可以娶妾，可以納娼，可以偷情；而女子呢？全無性的自由，只供一個人的私有。即是爲丈夫所恨嫉所虐待所遺棄，亦沒有權利與之離異，而另求所歡。丈夫直是家庭中的暴君，而婦女不過牢獄中的待決囚罷了。男子的一切娶妾納娼偷情的自由，婦人是不能過問的；反之，婦人若有偷情事發生，男子可以有打罵，或逐出甚致於砍殺的自由，這是什麼道理？——自然社會上沒有公理的存在——若婦人去干涉男子一切性的行爲，他還可以反來打她罵她，並且加許多侮辱人格的名詞，叫什麼「吃醋」什麼「嫉妬」等等，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婦女能堪嗎？食色原來是一樣的重要的，假如認男子爲有營謀的自由，則婦女何獨不然？婦女而可以被丈夫

視爲淫物，視爲私產，視爲一己可以任意虐待禁閉殺戮的囚犯，以爲自己有無上的權能可以支配她的性的自由，那末，丈夫已經是婦人的仇敵了。一個被壓迫的婦人爲了自己的自由而不得已去殺掉她的壓迫的大仇，在道德上會發生什麼問題呢？一個男子爲了自己是所謂「丈夫」而私有婦人的性行爲的權利，視爲洩慾品，使她無往的發展的自由，無選擇的自由，被壓迫奴隸而無抵抗的自由，——這固然是中國數千年來的禮教倫常，也是法律的鐵例，然而，現在已不是從前了，男女皆有同等的權利，自由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可侵犯的了。一切道德倫理法律的價值，皆當受重新的估定了。保守的，偏見的壓制她的東西，我們女性將以全力來向你衝擊了。

婦人因偷情而起的不得已的謀殺，我們不能謂之爲心毒，只可以說她是正當的防禦



或抵抗，因為她沒有如男子那樣的無上權力和自由。她的「自由處理自己性行爲的權利」不爲道德倫常法律所承認而反被抹殺。她的行爲只能行之於祕密；假若爲她的丈夫所知，她必被其殺戮。所以婦人爲保全自己的生命，幸福，自由起見，不得不先下手而把他殺死，不然他就反要殺她了。她既然把他殺死了，一然而殺人爲法律所不能寬恕的，殺丈夫更爲法律道德輿論所不許，爲了怕一切無情的裁判，所以只好進一步將他的屍身設法掩飾。這是她的自衛的手段，這是壓制妻子的丈夫應享的惡報，我們不能說婦人的心毒。

婦女之受壓迫，整整的數千年了。既不能得婚姻的自由，當然更不能得到處理自己性行爲的自由，所以偷情的事便發生了，而且慘劇也就多了。我們試平心靜氣思索，這樣究竟是誰的過錯呢？誰的心毒呢？假如法律是由女

子製定的，執行法律的人也全是女子；換句話，社會仍然是以女性為中心，那時候，以同樣的手段對付男子，如男子有正當的反抗，則加之以「最毒男人心」的罪名，怕男子也會不服而要謀殺壓迫他的女子了。

要之，我的說話，自信全沒有混雜着女性中心和憎惡男性的論調，而全是憑事實與論理的推證，一個人假如能棄去偏見和自利及護短的色彩，從客觀上探討，定會得到和我一樣的結論的。再，我也並不是完全把「造成男性中心社會」和一切由男性造成的罪惡全歸之於男性負責，我不是這樣的。這些責任，社會的制度，也應該分享，不過現在已經不是昔日，男性也漸漸知道社會的錯誤了，那末，洗滌過去一切污點，和革命的婦女站在如兄弟姐妹朋友同志的線下一同去剷滅這些禍種，是覺悟了的男性的責任。

## 一 個 回 憶

在兩年前的初夏，我離開了故鄉的女子中學，遠到南京，住在留甯多年同學的校裏。那時候，——才到她們那裏的時候，——我對於她們都是很敬重的，因為她們比我早出四川，受的新智識當然比我處在狹隘的四川內要好些。所以我常常都把她們當做我的教師一般，聽她們的指示。

有一天，我正在寫家信的時候，我從前四川的舊同學，一向對我自稱為我的哥哥的 Y 女士跑來向我笑說道：『妹妹，你看我——你的哥哥，給你娶了嫂子了，你看，你的嫂子真美呀！我好幸福！哈哈！』說了之後，她指着她身後的那位女士給我看。當時我還不覺得

什麼，也就胡亂的答了她，她說了後又向那女士說，『你是我的「附屬品」了，你是我的「所有」了，你現在是「歸我的」了，那位女士却只是笑，罵她不要面孔，那時我覺得我那位女教師真正淺薄鄙陋得很，但是意志薄弱的我，那敢反對她呢？也就只好在心裏悶悶罷了。

又有一天，當吃過了晚飯以後，Y女士，——我 called 的 Y 姐姐——叫我到草場去玩，呵！真美麗呀，那仲夏的夕陽，睡在池裏荷葉做成的綠的褥上映出那樣說不出的光輝，真是說不出怎樣的使我快感，高聲叫起來了而且唱起歌來了。那時與我同玩的 T 女士用一種最可笑最無聊的口吻向我說：『妹妹，呵！你多麼美麗呵！你坐在這池邊夕陽之下，更有你那流亮的歌聲相和，真令人沉醉呀！』她說着，就用下流的情態與我並肩相坐，又說又笑，那

時我的臉上紅得難耐了，心裏也覺得怪難受的，但是不敢發氣，因為我才來此地，除了Y姐姐而外，再沒有熟人了，得罪了她豈不就是把Y姐姐得罪了嗎？因此之故，也就忍耐下去了。唉！奇怪，不獨T女士這樣取笑我。就連我的Y姐姐也來取笑我了，她的更來得無聊，她對T女士說：『她是我的好妹妹，我最愛她，她又天真又活潑，尤其是她常帶一種笑容。她是「我的所有，」是「我的附屬品」，你不要夢想了，她是我的「主婦」哩！』唉！我受了她們這樣的侮辱，真忍耐不住了。我向她們取了一種反抗，於是我說：『請你們不要亂說罷！誰是誰的「附屬品？」誰是誰的主婦？不要亂取笑人，我們都是女子，自己尊重爲佳，Y姐姐說別人是自己的「附屬品」，自己將來才要給男子做附屬品哩！』呀！我回答了這一番話後，Y姐姐的臉紅了，惱羞成怒了。半

天沒有話說，停了許久，才回我幾句：『我們不過玩笑罷了，你就生氣，說了這多的話，唉！我從出四川來此，已經兩年，同學們從未說我不是，你才來的人，就要批評我嗎？』說了之後，她就不理我，同 T 女士一塊兒去了，我於是也就悶悶的回寢室裏去。

我坐在牀上想起一切的一切，心裏煩燥極了，那時我才感覺社會上的黑暗，女子的前途的危險，呵！她們還是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唉！女界的前途還望她們這些先覺者提倡，這不是夢想的事麼？

那原是二年前的事，然而我近二年內來到上海，所接觸的女子——受過智識的女子中，還是流行着同類口吻互相訕笑，好像做了人家的丈夫，便可以是婦人的一切所有者；而做人妻子的人，便應該是男子的私產，就是現在有許多口頭講着革命的婦女們，還有不少

鬧着這種玩意兒的哩！——唉！好一種自賤自輕的令人刺心的話。自然，這種話在有一般施其淫威的高壓，賤視女性的男子或者是應當流行的口頭禪；然而竟出於被壓迫的女性口中——受過新智識洗禮的女性口中，豈不令人痛煞恨煞！因為自己原是個女子，她偏偏假作男子，把同性的人當作自己的妻，而加以什麼附屬品的徽號，她們就無異把自己已當作男子的附屬品了。那還有什麼話說呢？稍有智識的女子都是這樣不知覺悟，還說那無智識的女子麼？自己不知道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解放自己的行爲，那還靠男性越俎代庖「給」我們解放麼？唉！想到這裏，又不覺感到女子的前途黑暗了。

然而，這也不過是個人的無聊悲觀，其實，便是做奴隸的人要起來解放也是容易的。枷鎖是帶在自己的身上。假如他或她發現了

自己的頸項手足上帶的不是榮耀的表徵，而只是桎梏枷鎖，那末，不須要求別一階級的人來代謀，因為那只是『蓋然』的臆想。我們自己有手有足，有口有心，那些斬斷架鎖，跳出囚牢，原是自己的事。我們應該知道較可靠而更有效率的，還是：

『 婦女的解放，須婦女自己來做！ 』

## 一 個 女 友

炎熱的夏天過去，接着又是初秋。學校開學了，我也照例的到校上課，孤子的我，從不與人交談；上課時到校，課下了便拿着書跑回住所去。如是一天一天的過去，怕有一月了罷（？）一次，我破例的向同學談起話來了；其實，不只是談話，並且還送她許多書籍哩！在



這裏，我簡略地介紹她的爲人。她是一個樸實的青年女子，在N大學的女同學中，總算是極着實的人，不像其她女同學，個個都只在穿得華麗上講究，她們有的裝出來好似貴族主婦，有的似閨閫中的小姐，還有像什麼電影明星或娼妓式的裝束，真正像學生的人，噫，我不敢說，怕對不起我的女同學——但是，來說自己罷。我在學校中，好似素被她們輕視的——但她們反也許說我輕視她們也不一定——被她們的冷眼照顧我的原因，自然是在這勢利的社會之一般人都是只有勢利的眼光了。臉上的粉，頭上的香油，身上的華麗妖冶的衣服，脚下的高跟皮鞋，手上不知何名的小皮箱（盛裝飾品的）儼然是女子比衣食還需要的東西。布衣布裙的我，并且樣一點也不時髦，這就是她們看不起我的一點了。當然，我自知窮態，也不敢同那些新婦女（？）太太小姐們

見面了。但是，有一天我瞥見一個女同學，衣服長長的，裙子着得高高的，并且帶一點她們所指摘的「鄉味」，而且非常儉樸，噫！這是到 N 大學來第一次見着較合於理想的人；當時我的心跳動極了，似乎彼此之間有了心的共鳴想去和她講話，不過我終無這樣大的勇氣，還是埋頭而去了。第二天，我又來上課，她好似也知道我的心裏，首先就來同我談話，那時我心裏說不出的爽快，於是從此以後，我們就一天認識一天了，有時我送她些談正義人道，要求自由解放一類的書籍看，哈哈！真出我意料之外，她真是一個這樣勤勉好學的人物，拿着書就一氣的翻開看下去了。那時我想，在其她的女同學，每天從不曾翻開書報一閱，她比之却高尚多了。那時我心裏真高興，我的心目中已認她是我的同伴了。

數日後，在一天的晚上，我倆就在女學生

寄宿舍裏大談其心：由她的談話中，我知道她是主張社會革命的人，更知道她是主張打破舊社會舊道德的人，我欽佩她極了，欽佩她的卓見和勇敢，由這觀點上，她差不多同我的主張十有八九相同了。於是我對於她，當做我的好同志，敬佩她清晰的腦子，她對於我，自然也是很好，我們彼此互相的親密，互相的敬愛，並且互相的幫助，換句話說，我們的感情勝過姐妹。從此以後我們就互相討論到學術上的問題或社會問題來了。怎樣的救濟苦海中的婦女？怎樣的鼓吹婦女來參加社會革命？又怎樣設法去開辦貧民婦女學校……如此如彼，不知談了多少。

是的，也奇怪；我自同她這樣的相交談了以後，每天總去同她談心，所談的問題，總是談到我們婦女的本身，有時，或者在花園裏去玩玩，她真對我好，我一到她的宿舍去，她總

是分外的高興，她一有暇，就跑在我們的住所裏來玩，那時我敢說一句，女同學中，除了她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是我所認為「有爲」的，因為她們都是些貴族婦女的風味，都是不革命者，是些醉生夢死的人，絲毫也不知道求學，不知道做人的意義。所以由這一點看來，她在多數的女同學中，好比鶴立雞羣了。

不幸，萬分的不幸，不知爲了什麼，我同她中間生了隔膜了，生了很厚的隔膜了，那天我到校去她對於我的態度，竟冷到零度以下了，我真是莫明其妙，前思後想，還是莫明其妙，自己心裏問着，爲什麼今天我的好同志這樣了呢？於是我也就很高興的回來了，甚至於哭了。等了許久，用我的理智力來壓制感情，才較好一點，但心裏總是如有所失似的，一天只想哭呀！氣呀！過後想起，好像一個神經病者。

秋風蕭蕭，秋雨綿綿，正是詩人悲秋時候，我呢？竟隨着詩人的無病呻吟而成有病呻吟了。睡在牀上，煩悶的睡在牀上，請人去請她——我的同志——來談心，誰知呢？她們什麼人也都不知道，她竟不來了。她不理我了，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有流着真情的眼淚，嘆着「人世的變遷，有誰能預料呢？」第二天，我又叫人去請她來，她才來了，我還未同她說什麼，她先就向我說了：『朋友，我對你說句話，但是請你不要生氣。』

『有什麼請你就說罷，赤裸裸的說罷！』我答了她。

『那末，還請你不要去向第三者質問呢？』

『什麼？我不懂你的話，請你說罷，有第三者什麼相干呢？』

『那天密司 C 向我說，密司 S 同她談了半夜的心，S 說你是個壞人，說你同 Mr. L 的

結合，是未經過正式的結婚儀式，並且還說你從前同許多男子講戀愛哩！還有，說你竟……』她說到這裏，似乎表示她失言的樣子，但是又續說：『還說你拿毒藥給她吃哩，我聽了心裏難過，我反復的想來想去，想你決不是這樣的人，至於說你把毒藥給她吃，尤其覺得不可相信，我這幾天對於你的冷淡，也是因此……』是的，她是爲了「人云亦云」的關係，所以她對於我不好，我可以原諒她，但是，我至少也要向她說明：『S某麼？她？是我的同鄉，並且還是我的舊日的同學，照外看來，她同我很好，我素來很同情她，因爲她由北京而流浪到上海，由N大學流浪到某……師範學校，因爲她無錢的原故，她也還相當的耐得勞苦，所以我很敬重她，她現在這樣的毀謗我，我也不管，一個人只要自己能相信自己就是。不過，我理想中的你，不會因「人云亦云」！

而棄自己的朋友罷？我總望你明晰的眼光，清醒的腦子，去裁判好了。假若，你覺我壞，那末，許你不要親近我，我不能因人們說我好，我就光榮；說我壞，我就卑污了。我有自我的人格，……』我說了這些話後，她不知不覺的竟將我的手緊握着，說她的不是，說她現在還是從前一樣的了解我，她不會信人的流言。我很相信她，這樣過後，從此如初了。後來我關於這件事，曾在新女性上發表過一點小通信，其中有云：『她們自然是覺得這沒有經過結婚的兩性結合是可恥的；非禮的，不足尊敬的，呸！軋姘頭，是的，我不知軋姘頭的真實的定義。但是，假如說軋姘頭便是「沒有經過結婚的兩性的戀愛的結合，」那嗎，軋姘頭也是對的，也較愈於引誘式的弔膀子，或者為勢利資格金錢所惑而互相勾引，一天寫兩封情書，談幾點鐘的談話，口裏貞操節烈，暗地裏……

爲愈些，牠們便經過了像煞有介事的莊嚴結婚，也不過是作一回靈肉的整賣。我是主張兩性的自由戀愛的，我極端反對儀式上的契約式的結婚。我不獨認定結婚是失了真的美的，善的，而是偽的醜的，惡的，並不管結婚是新式的或舊式的，都是賣身的筵席，賣身的契約，自由的人類，高貴的戀愛，要他婚姻的儀式留下來作什麼？這是我個人的主張，假如說我的主張和我主張的實踐便是可恥的，非禮的，不足尊敬的，那嗎，讓她們純潔（？）的靈魂不要接近我。……』

迄後，我每去看她一次，她總是要同我談心，——真可以說是談心，她每天也要照例的送我到馬路旁才能分別。我們互相討論學術以及社會問題，又繼續起來了，我常常勸她多看新書，並且常常送了她許多新出版的刊物，有時我們又評評現在新出的文學書報等，甚



覺有趣，而且也覺得有價值，自然我們彼此也得一些進步，這是其他的女同學不能領略到的。

沒有好久，由女同學組織的□□社產生了，我同她當然也是發起人之一，並且我們也是職員之一份子，唉！可嘆，可笑，又可憐，從此時起，我領教了，我過了婦女自己組織的團體生活，不覺的失望了：我的同志曾對我說：『他們要來發起團體的動機，你怕她們是好意嗎？不過出風頭罷了。』真的，她們一天只是說『我們開遊藝會去。』真的，我的同志說得好，她們不過出風頭罷了。真正的叫她們幹什麼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她們又好似勞苦了。但是，我與我的同志，既然來參加發起一個這樣的團體，我們就得自己幹下去，不必管別人負責與否。所以我們爲□□社工作，大家也互相幫助，互相勉勵。在無聊的時候，我們也談談

小說的材料，如同學中的個性或態度及學問等，有時也還談到戀愛問題上去。

記得雙十節的那一天，我同她談起女子解放的問題。她說男子一天不殺死，女子一天不得解放出來。我就同她反對，我說是女子自身不解放，還怨誰呢？還有許多男子替我們提倡解放哩？她是一個女性中心說者，她終是堅持她的偏見：說男子終是害女子的，又說男子們替女子提倡解放的人，都是別有作用，於是我同她越談越深了，越談越各走極端了，都紅着臉好似互相的罵起來的樣子；過了許久，大家都倦了，這場談判才算終止。

窮小子終歸失敗，——即便是交友的場合中——真摯的人，是不能生存於現社會的，不戴着一付假面具，是不能立足的。我，——誠而又窮的小子，那能被她們看得起呢？並且送朋友的禮物，除了送使她們討厭的書外，還

有什麼呢？書又不是討小姐們的歡心的。原來她們交朋友，首先就要有媒介物，什麼衣料呀，首飾呀！化粧品呀！……但是，我寧可不要朋友，是不願買這些東西送朋友的，因為我覺得送這些東西，不但不是愛朋友，反為把朋友看得卑賤了。

後來我的同志，同一個 L 女士很好了，她對於我，就無形中的冷淡了。而且冷淡極了。差不多同我談話都少了，是什麼原因，只好不說，至於到我住所裏來玩，更是絕無僅有了。

上面的事，雖然是我個人的回憶，但是對於婦女問題，自信有供一般人作為研究材料的資格，所以把牠發表了。

文中所說的女學生的型式，雖然是指 M 大學，但是可以代表各大學中學……的女學生。這是注意社會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社會教育所不能忽視的。

狂飆叢書第二第一種

尙 鉞 作

# 病

狂飆在文藝界裏已有了他的相當地位，凡讀過他的，自然就會知道的，這本『病』是尙君數年來努力的結晶品，正是代表狂飆的傑作，愛好文學者不可不讀。

定價六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Part II

下部

# 新婦女的解放

(下部)

劍波著

## 男女鬥爭與男女互助

人類社會中發生了各自判分爲對抗的集團而彼此劇烈的鬥爭，本來是很悲慘的事。然客觀的歷史却告訴我們，鬥爭的事實一直到現在還未止息。這不是什麼馬克斯派在那裏造謠煽惑，也不是學者教授們在研究室裏構思出的把戲。事實上是不容否認的。在歐美擁護資產階級的學者都不能否認。一個很淺明的例子，如像學初步「社會經濟學」所讀 F.

Stuart Chapin, Ph. D. 而著作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al Economy* 便從希臘羅馬上找出證據來。然而這些都是居於經濟的或政治的方面，這是必然的，我們現在所說的是男女互相鬥爭的問題。

從古到今，自母權時代而後，都是男性壓制女性。即便是處在被壓迫地位的無產男子，也有權力去壓制他的妻子，女性差不多是最可同情的人了。即便到了現在，女子的一部分早喊出了解放的呼聲，而男性的知識階級 *intelleghentsia* 好似還更努力起來共力。然而結果是非常不樂觀的。許多喊過「解放」的女子，依然去自投束縛；而那一羣男性們更做出了更文明，更新式的奴視——弄玩女性的醜行。男女的地位還是未躋於平等，於是少數不甘於屈伏的婦女便反而提出了女性中心的主張和復仇似的鬥爭口號。

自然男性自比較富于理智的（用婦女論集者文娜女士的話）。從我的理智觀察，女性中心的主張和復讎口號都是一樣的偏見，然而她們是很可以原諒的；因為她們已然是被決定者*Determinata*。照物理學上的定則，力不平衡，均勢不會存立；壓力與反抗力是成正比例的。

然而赫胥黎派（曲解了達爾文的學說）的互競說果是主宰宇宙生物——包括人類——一切的真理嗎？還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說比較合理一些呢？究竟社會上的人類一切的階級不能消滅嗎？歸到本題上來說，男女兩性始終不能成爲一體*Oneness*嗎？這也不是，我覺得現時男女兩性的互競一定必須得停息，而且要成爲一體以共同參與社會改造的工作。

『先消除男女間的階級，一致聯合起來努力消滅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階級』。這個



口號不獨中國用得着，便是歐美各國也用得着。

依照孔德的話，現在該是實證的時代了。科學已經把一切神話迷信推翻。女性和男性一樣的是「人」，她不是男人的附屬品，也不是齷齪腌臢的東西。數千年承襲下來，混揉着偏見，獸性的聖教已經成了強弩之末了。在受過時代洗禮而比較有覺悟的男子，應該馬上放棄洗刷一切遺留的蠻性，而和女子携手；至於一般老董陳腐的遺老遺少，他們不僅是女性的敵人，也應該是男性的敵人，亦即是人類的敵人，尤其應該施以嚴厲的處治。已覺悟的男子與已覺悟的女子的「成爲一體」是可能的，必需的，還不僅是聯合戰線。

幾千年的男性獨裁，已經使女性飽嘗了「被壓迫」的苦痛。一句老生常談的古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假如女性一定要以爲「他變馬來踢我一脚，我也變牛來戳他一角」，這是不對的，男女兩性彼此交替以奴役壓迫異性爲復仇的勝利，那末，殘酷的鬥爭，怕要延長到地球的末日。復次，現在的社會問題，還有更嚴重的。在那種條件之下，男女兩性都各有一大部分是被壓迫者，而且這個條件便是決定男性壓制女性的原動力，源之不塞，流將焉竭?!然而這種偉大的工作，除了由男女兩性共同來合力是不爲功的。

高德曼女士 *Emma Goldman* 說得好  
“*The motto should not be: Forgive one another; rather, Understand one another*” (見拙譯女士婦女解放論文集——『自由的女性』) 不錯的，彼此的了解勝於彼此的寬恕! 我希望將來社會運動的場合中，是男女兩性一致的工作; 而且，最好是，不要存留男

女性一切差異的痕跡。

講到男女性各自特殊的優美方面，這是不能站在自「性」的方面而蔑視「他」性的。宇宙間沒有完全的事物。以所長補所短，才是合理的事。男性不能以女性在數千年不自由的條件下，於一切學術上文化上較少貢獻為女子之弱點。而鬧出像康有為老東西的錯誤。要知道負責者還該是男子和社會制度。今後應該換一個新途徑了！應該是男女互相合一的時期了。一切男性中心和女性中心的主張，最好是讓牠們在博物館內陳列去。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 革命與戀愛

(一)

( 89 )

革命是在某一個時代，在一定的地方，因為當時的社會制度已不適合於民衆的要求，而反阻礙了社會的進化，斷喪了民衆的幸福。在那時的社會當中，發生了壓制與屈伏的不平等不自由不正義的現象，於是被壓迫的民衆便自覺地組織起來，依照着當時正當合理而非空想的理想，用有組織的暴力推翻舊的而重建新的——的事實，「革命」是社會進化的進程中所不免的，而且是必需的。革命之於社會進化，便如突變之於生物進化一樣。沒有革命或阻礙了革命，不惟延長人類或民衆在當時當地為某種社會制度所戕害的苦痛，而且阻礙了社會的進化。

戀愛是沒有什麼玄虛渺茫的神祕的。牠只是男女兩性——像其他生物一樣——爲了繁殖種族和滿足性慾（食色性也）這二件生物的和生理的需求而起的結合，以及在一種

固定的社會制度之下，爲了生活的連帶關係，遂使此結合之兩性生了一種比對於其他的人還親密還關心，還互助的關係，這也是凡是人類不應避免的和所不可免的——除非他的生理上的發育不完全或者接受了鴆毒本性的偽教義。

革命（專制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革）是在社會進化的進程中之某一個定的時期內不可免的事實，而戀愛則是人類在任何時代中所不可免。在應革命的時代中阻礙了革命固然有害於社會或人類，但是禁遏了兩性間的關係也會生同樣的不良結果。

要革命不應該便不要戀愛，或以戀愛爲不是；反之，要戀愛也不應便視戀愛爲人生或人類唯一的事，而便漠視革命，阻礙革命或拋棄了革命工作。

## (二)

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一切理想，一切主張也不能強之使同。故在革命高沸聲中，非戀愛的主張非常有力；反之，一班陶醉於戀愛者，又高唱其戀愛絕對論，而不顧一切，拋棄一切，這都是不對的。

記得：有一本徐葆炎君著的戲劇集，叫做「受戒及其他」，其中有一篇「惜春賦」中的主人公叫顧以亨，確實可以代表現在一班享樂的戀愛狂的青年。他說：『我不但對於什麼人類社會不關一點痛癢，便是自己的家庭也向來不過問』。家庭固然是社會進程中一個暫時的制度，現在已經生出了絕大的弊病來了，他的死亡期已非遙遠；然而人類社會是任何一個人所不能脫離關係的，無論他是方外的遊僧或者隱士。假如人們個個或者竟是

不少的一部份都是這樣的只圖享樂，「在青春之時，只圖享樂」，譬如：『一個人的活着就是在青春的時候；青春的時候，最高尚的最風雅的事情，就是男女戀愛了；戀愛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而接吻又是戀愛中最純潔的表現，所以我們應該多接吻，方才不辜負我們自己』。那末，一切的社會事業，人類幸福，只好算了。那末，在青年人在青春期的享樂戀愛接吻當中，特權階級可以為所欲為的把弱者貧者吞削罄盡！而享樂的青年，恐怕在青春未過之時，便也要輪值着難逃的慘禍。

然而，有一班人如中國的列寧黨徒，他們並不是真正反對戀愛，只因為欲鼓動一班青年黨徒的熱烈力量，獻身於他們的革命，故而且也發出反對戀愛的聲音，其實，說句笑話，這正好比『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為』的古話！固然也有一些青年人，他們自願有這種犧牲

的熱烈的革命精神，甘願拋棄了戀愛和兩性的關係而專力於革命事實，這確實是極可佩服的！猶如古昔終身不娶的哲學家那樣。然而我們不能以革命的招牌來有心的壓嚇那既未忘革命事業的戀愛者，這種暴君似的以一己之偏見而妨害或限制別人合理的自由，不是思想之未盡清晰，便是還保存着封建時代的遺毒。

(三)

戀愛的正軌，不只是單純的吟風賞月，接吻交媾，目中只有愛情而無一切社會活動；目中只有愛人，而無一切人類。我的好友曾爲了相信米田莊太郎以爲戀愛是這樣的反乎人類愛，所以也反對戀愛，但我的意見，却不敢苟同。

戀愛受了一班玄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



……的影響而變成含有豐富神祕性的奇觀；爲受了詩人，才子，戀愛狂者……的影響，而被人誤會爲純享樂的和偏狹的反人類愛的戀愛絕對論；爲受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影響，而更附加入許多乎愛的佔有性，拒他性。於是，戀愛便成了雜有反社會，甚至於反革命的成分，這是如何的可憐啊！

然而社會上的確有一般由誤解而借戀愛之名以行反社會，反革命的事實的，此而不與以矯正，則社會對於戀愛，不能有正確之認識。要使戀愛得露其真面目，則必爲標本治源的革命——即以科學解釋男女兩性的關係而破除一般人的神祕觀念，提倡人類互助及休戚相關的思想，解明個人與社會之利害相連的關係，而糾正純享樂性及偏狹性；解決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而掃盡戀愛中的佔有性和拒他性。

革命和戀愛是不會牴觸，革命亦以愛爲骨子。惟大愛始能革命。我們可以在歷史上尋得出許許多多的社會革命家，他或她同時又是極熱烈的愛人，他們間不惟不妨害了革命的事業，而且還互相幫助革命事業之進行。

我希望——我期待在中國產生能革命而又富於戀愛的青年，把戀愛的真實面目揭示給一班狹狹的，純享樂的，以愛爲私有的糊塗蟲看！

#### (四)

現時代正需要着真正的革命；也需要真正的戀愛。不能說在現時代爭真戀愛者，他便不會是真能革命者；反之，能在現時代做真正的革命者，才能做真正的戀人。

爲了打倒不平等的壓迫，爲了要使社會上的民衆享受比較多量或大量的自由，爲了

要使社會上的不公道之強凌弱，衆侮寡的事絕跡，所以才革命。一步一步的以求達到更圓滿的目的。要言之，古往今來的革命，莫不是爲的自由。階級的革命是爲的一階級的自由；國民革命是爲的民族的自由；社會革命是爲的社會的自由。自由一天不能實現，革命一天不會絕跡。

戀愛是最歡迎自由；惟有自由始能有真戀愛。故「一男與數女的結婚。數男與一女的結婚，或數男與數女結婚；初夜權；丈夫把他的妻子借給人，租給人，與別人交換；預先約定期限的暫時結婚；每星期中，夫妻僅能同居數日的不完全結婚；用武力去搶奪小女；買賣的婚姻；小孩的定婚……」這些都配不上說到戀愛。因爲她與他的關係間，完全沒有一些自願與自由。「真正的戀愛，是在兩方面都有相當的平等，相當的獨立。一個主人與一個奴

隸，是絕不會發生戀愛的。」

法國 *Sebastien Faure* 說道“*L'Amour est spontane inanalysable, Capricieux, irresistible*” 真正的戀愛，實正應該是這樣。

性關係和食關係是人生的兩大問題；關係於人生的幸福。一個人終生不發生性結合關係則已，如發生性結合關係，而自己毫無一些自由，或者毫不許對手方有一些自由，則他根本便是不了解人生真義，不明白戀愛，而是舊的不合理的強權的迷戀者。這種人處在不自由的社會之下，假如他不為虎作倀或蠅營狗苟，以圖分剝民衆，亦必自甘奴辱不知反抗——這等人，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

(五)

現社會是和真正的戀愛有了很大的衝突。法國 *Charles Albert* 在他的大著『自由

( 78 )

戀愛』*L' Amour Libre* 中曾把現社會與戀愛的衝突處說得非常的痛快，可惜我不能詳細引述。我且把他的文中的意義摘譯如下：

現社會——金錢勢力的社會——是一件事，戀愛另外是一件事。只要把兩件事放在一起，就可以知道這兩件事是互相敵對的了。在現社會裏，人們的活動可以用兩句話包括：賺錢，賣東西。無論誰的腦裏都充滿了金錢的計較。……尤其是對於女子，更受現社會的壓迫。因為受了兩種壓迫，一面是金錢，一面是男子。她們的謀生比男子更困難，因為經濟要依靠男子，所以她們只有被人選擇，自己不能去擇人。

除此而外，現社會下之家庭制度，陳腐的道德，不良的法律以及一般人的輿論都常為戀愛的阻礙的。所以『對於現社會，戀愛者簡直是叛徒，是個革命者。所以在現在，這兩個

仇敵，時常有衝突，時常有爭鬥。』

革命者是不滿足於現社會而努力以求改造的人，他自然是現社會的叛徒。他不僅要改造現社會的一切政治經濟制度，而且也要犁掃一切不良的道德風俗倫理，——他對於現社會歧視女性與迫害兩性戀愛，都當加以反抗。在他方面，真正戀愛者便爲了戀愛的緣故，也會奮勇起來，做現社會的革命者，而掃除直接或間接妨害戀愛的一切，因爲他的仇敵。還不只是家庭，道德風俗，倫理，而且還有決定這些的源泉。

(六)

還有一方面可以證明能真戀愛者必能真革命。我們應該知道：革命者所應該具備的主要人格是犧牲，利他，熱情，反抗，勇敢。但是真戀愛者所應該具備的主要人格也是這些。

自私自利者，冷酷的，怯懦者，屈伏者，他配不上戀愛，更配不上在現社會談戀愛，他只是法利賽人。

許多革命家咀咒戀愛，以為戀愛是減輕革命性的，他們的存心實在可以佩服。然而他們當知道，戀愛的正當生活，並不一定的吟風賞月，玩花飲酒，與乎接吻抱腰……這種生活只是一剎那間的，其意義與幸福將隨青春而遠逝。我們，假如仍主張不要戀愛，並且不主張兩個異性只有性交這一層關係，而主張在結合之上，該添加一些氤氳的更有趣味，更豐富的生活，那末，我們便應該，在熱烈的愛戀之時，與熱烈的愛人，共同在相同的意志上做一番革命的事業，這樣同甘同苦的生活，才是豐富的，高貴的而且有衍續性的。

戀愛與革命並不是一對仇敵，他們至少是一對友人，假如人們把戀愛真性認清楚。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

## 女子的理智與感情

昨天，友人華林來，快談了一切的藝術問題，愛美問題，更說到中國人特有的弱根性一如缺乏同情心，幸災樂禍，以及投機性太重等。我們講話的熱情實在高沸到了極點，然而這有什麼用呢？橫順我們中國人對於真情的流露，無論是哭是笑，終於熟視若無睹，然則，難道他們都是富於理智的動物嗎？

這是一班人的口頭禪：『男子富於理智，女子富於感情』，也許是不錯的。然而律之以我們中國人，倒生了一點疑問。我覺得。在中國人方面，女子富於感情還比較真實一些。若說男子富於理智，我也須得在自己的額上畫



個問號。

也許，因為中國社會太惡劣了罷！也許因為男子們自入社會以後，便不能參加到生活鬥爭的戰場，爲了名利各方，不能不把感情遏抑，由遏抑以至消滅，而變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動物。再說到理智一方面，——原來像生活鬥爭中那種自利害人或者拍賣人格信仰而做出「此地無銀三十兩，對門王二不曾偷」的勾當，也爲理智所不許的。所以他們說不上感情，也說不上理智，簡直是生物界中另有的動物。

婦女方面呢？我以爲——也許因為她們長時間被關鎖在鍍金鴿籠之內，她過的是寄生生活，所以她沒有——或者很少——涉足於生活鬥爭場中，所以她還保存着人應有的真摯情感。這一點觀察想來也不至於大錯。然而這又發生了問題了。第一，婦女的富于感情

性，是不是應該保存的？——從人類社會的進化上，從婦女本身的解放和發展上講；第二，假如是應該保存的，到了現時代，她們的奴隸生活，將近毀滅了，換句話，就是要像男子一樣，參入社會的一切鬥爭中了；由上面的解說而觀，則恐不免受環境決定，把她們的情感，變為薄弱，夷為烏有，豈非是人類之又一大悲境？社會改造者和婦女解放論者，又將以何法補救呢？第三，假如是認為女子的感情，絕對不應該使之薄弱；然而也要用點理智來匡救她，那末，我們看這個理論是否圓滿？而且，辦法又是怎麼樣？下面便依次以我的意見解答這些問題。

第一，我認為婦女的富於感情性是應該保存的。我們知道人類的生活不同於一般生物的生活，便是在有豐富的，不單調的，與理智和諧了的感情這一點。因此而生活可以使

之藝術化，美化。從社會的文化上說，自有歷史以來，不知有若干文化的創始發揚是含有感情的一個推動的因子在內，固然我也承認這感情是被決定的而不是決定的。任何主義者，總不敢想把人類純粹機械化，變成死的機械。由較急進的社會革命諸派別而論，譬如安那其主義者的克魯泡特金，在他的名著麪包略取 *La Conquête du Pain* 第九章也講到人類生活的豐富美化諸問題；譬如革命工團主義者的 *Emile Pataud* 和 *Emile Pouget* 在他們的名著「怎麼樣進行革命」*Comment nous ferons la Révolution* 之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兩章上，更講到藝術宗教這些超於「機械生活」的題旨，他們二者的哲學都是以唯物論為骨子的。即說到馬克司主義的馬克司自身，雖然他是以辯證法的唯物論（辯證法便帶有玄學的氣味）為其學說的基礎，

以唯物史觀解釋社會現象，但他也沒有想把將來新社會的組織純粹變成大工場而把人類化爲死的機械。不過，因爲一般所謂共產黨徒（列寧黨徒），爲了他們權力集中的機械易於推動而且驅使一班青年爲之盲目的衝鋒起見，遂採用了第一步「黨員機械化」的略策，然而這的確不可以爲社會組織人類生活的法式。昔人以「唯物論者」這個頭銜爲罵一班拜金慕勢，毫無真摯情感之人，其實大錯，唯物論者不過以唯物論解釋宇宙的或社會的現象，或匡正人生觀，使不落空想，而其爲人乃確不如一班譏罵者所指。婦女有富於感情這一點好處。她所以是各國非戰的和平主義者的急先鋒，富悲天憫人，惻隱之心的利他性，她愛生物，愛人類，愛被壓迫的無產者，她這種根性，實在是——假如善用之而輔以理智——摧毀「人壓制人」的諸般制度的原動力。

從廣義的社會進化上說，她可以用來破壞一切殘酷的「人壓制人」的制度而建設互助互愛的新的組織；從狹義的婦女解放論上說，可以因此而增加她們對於一班被壓迫被殘害婦女的休戚相關心而鼓舞她們團結前進的力量。

復次，現社會在今日的惡劣制度下，猶如冷冰冰的海水；任你白熱似的熱情，一經投入，即與之以難堪的失望。強者不屈，隻手與社會制度鬥而傷而死，弱者即時見機，隨之浮沉，故今日無論何種事業，其參與者，大都皆機會主義分子，社會制度不能不負完全責任。婦女原本天真爛漫，一腔熱情，然而當其投身入社會，即遇一般人的性的歧視，男性種種的劣行，社會制度種種的制限，於是便不能不一樣走了困鬥以死，或屈伏以終的慘景。然而這不僅是女性如是，男性亦復如是。這是當前的

整個問題。女性不該因此而退縮回去，依舊過她們偶人或奴隸的生活，假如這樣，則不獨女性將永受多重的壓迫，男性亦永無光明之日——即人類永不能逃出黑暗的地獄。故惟一的辦法，便是由女性——尤其是女青年——鼓動這無涯際的潮樣熱情，輔之以沉毅的論理的理智，團結自身，與歧視女性的舊社會道德風俗禮教……相搏戰；更進而與革命的未惡化的男女青年相聯合，一致以圖摧毀這巍峨的魔宮，而建造一座新的伊甸園。這是積極的圖謀，也是消極的補救。

第三，感情好似動力，理智好似扶導動力發展的方向，假如一任情感而不輔以理智，則情感之發，恐不得其正，既易於氾濫，又易於挫敗。女性之情感亦然。故理智成分過少的女子，易於走極端，易于反動，易於改變。著婦女論集的文娜女士說：『感情與理性在生活上，

有同等的重要，我們不能有所畸輕畸重，最好是能夠將兩者調和。何以呢？若果單推重理智時，我們便會變做冷酷的，無情的！單推重感情時，便變做衝動的，多感的。倘兩者調和後，就無這種弊病了。』像文娜女士這一節話，便是她（全論文中比較）調和了理性和情感的說話，值得我們注意的，要使女子有理性的陶冶，自然最好辦法便是受科學的教育了。然而這又橫着一兩個艱難的問題。第一，若就整個女性說呢，則在社會經濟制度未根本改變之先，無產婦女是不能享受教育的；第二，若就特殊的可能受教育的婦女說呢，則現社會女性教育，實在不健全，更不適宜今日女性的需要。要解決第一個問題，必須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要解決第二個問題，則純靠非執柄者所可為力。在我的意見，根本的改造（前面已說過了）和臨時的補救都是要的。補救的方法，

便是由革命的有組織的婦女，自動的創辦適合於女性現時需要的教育，與同性的同胞婦女以理智的陶冶，進而使無產婦女或已婚的家庭婦女得了水平的教育。這不是難辦的，自己的事只怕自己不辦。

女性實在是社會的花！你看，社會中的男性，無論老的少的，都一個個變成了生物界特殊的動物了！他們已沒有同情，已沒有感情，他們已沒有真實的理智，已拋棄了引導他們達到合理的人生觀的理智，他們是多麼可憐啊！一大羣勢利慾的機會主義蟲！然而在女性方面，還有天真爛漫的，爽直的熱情的女郎，她們所差者只是理智的引導和團結的組織罷了！我希望姊妹們不要放棄了自己的責任，用理智輔導自己的感情，有自由獨立的信仰和精神，沉毅不撓的勇敢，由解放女性出發去作社會改造的勇士。 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一日 上海



## 婦女的教育

『青年女孩的教育是奴僕的教育。人家顧慮她却不是爲發展她的本能，僅僅以主人的眼光想改變她一點，指教她一點，爲的是不要太多寫了錯字，在談話裏不要太顯得愚蠢了。人家也允許把她腦筋裝飾點所謂「嬌技」；人家也許她學會彈琴弄樂，因爲這些對於男性的特權沒有什麼危險。但是人家却很當心的不能讓她懂了科學，因爲科學能開她眼界。使她看明宗教社會的作偽；更不願讓她參加於社會生活，恐怕她對於這個奴隸社會的組織起了疑心，生出反抗的意

思來。』——*Rene Changhi* 奴隸的女性  
(新女性月刊岳煥譯)

『女子無才便是德』——中國古訓，

貫澈東西洋，貫澈古與今，婦女還沒走到純粹獨立自由的路上。固然，講到大量的獨立自由，不是一性所能辦到的；然而便是要求解放了自己——從男性中心的社會裏——成爲一個「像男子一樣」的「人」，還沒有大功告竣。有人說，覺悟的女子太少了，她們沒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但這個理由也不全可靠。女子的教育，從量上說，其百分比固少於男子多多；從程度上說，也較男子爲低等，然而——就以中國爲例——給女子教育的中學大學的學校究已不是少數，而且，許多社會教育和社會上一班文化的介紹，不盡是爲的男性，而女性也有可以自由接收的權利。有的——譬如新女性二卷三號所載的日本女新聞記者竹內

繁子——以爲『要造就女子的獨立，最緊要的關鍵，在乎指導得人。指導者的責任，雖在教育者之手，而執筆者的人，似乎比較教育者，尤其重要，中國政治這樣的紊亂，教育的力當然很薄弱，女子受不到教育的很多。故處這種時事，祇有自己盡力地勉勵而已……』這好像說，除了女子教育很薄弱而外，還有缺乏指導者的一項，仔細想想，這確實是不錯的。我們看，婦女解放的事業，真由女子參加的已經很少；而女子自己能做這偉大運動的指導者，我只好很樂觀的說一句，「期諸將來。」即有一些女性，當其在某一個時期中——大都是做學生時代，自然很熱情地去幹婦女解放運動，及其謀到了社會上某種地位，或者有了愛人，組織了家庭之後，從前擔負的工作便撇開了。固然，女子因接受了數千年社會遺傳的弱點，如無堅持心，眼界不廣闊，無團

體生活的修養，怯懦……，然而所受教育之不良，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教育之不良，故其覺悟之不透澈，而只做到了半醉半醒。這樣半醉半醒的人，自家還算不到完全解放，自然配不上做指導者。

一般社會對於女子教育是歧視的，這是不容諱誤的一件事實。除開婦女教育事業的數量上不計，即是教育的內容 *La enhavajho de la Edukado Virina*，更是有很深的劣見。文前所引述的中國古訓「女子無才便是德」，固然是中國男性中心全盛時代禁閉女子的好代表；而後者 *Rene Changhi* 的話，却可以完全描畫出現今東西洋社會中婦女教育背後的暗影。一點不錯，現代的婦女教育，仍然大半操在男子的手中，而一班男子，有的固然是同情於婦女解放，然而他究竟不是女子，他絕不能感受到女子所感受的那樣深刻。

有些則自己還是男性中心主義者，或則是有條件有限制的婦女解放論者，則其施教之內容便可想而知，這只是指婦女從男子掌握中的解放而言，還未說刻社會上政治和經濟的兩重壓制。

固然，中國的婦女受教育的比男子少，然而我們知道在美國和歐西國家中，因為游惰階級裏，婦女比男子為多，所以婦女比男子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機會，（據（*M. S. Lilienthal*）的話）然而我們能說美國婦女解放的程度——從真實的意義上說——比中國高得許多嗎？還不是一樣的可憐。這個例子便可以證實我的話了。

我從前在一篇談現代教育的文中說過：  
『要之，現代學校所要求的學生，決然不是敢於指摘時代的謬誤，反抗社會的罪惡，把人類社會向進化道上推進一步的先驅，自然也不

是要求那時代的落伍者如所謂的康有爲，他們只要求在社會罪惡和時代錯誤的浮沉的 *Moderate being*……。」事實上不能不承認我的話，現代教育的精神實在含有大量令人不生不死的麻醉劑，所以更加上了男性中心這一個偏見的婦女教育，更不能夠給婦女們以求完全解放的指導。

固然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打消了，然而保守的錯謬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性教育在中國鬧了數年，而認婦女爲性世界的神祕東西的觀念仍然在著名教育家的腦子裏映着，口中喊着，筆下寫着。男性與女性在教育上仍然是隔離着。雖然在許多高級男校中允許男女同學，然而這叫着名譽的「開女禁」 (!! ) 並且在婦女教育中，良妻賢母主義，男女分工主義，家庭制度的保守主義……一切妨害女子完全解放，而變爲參與社會事

業的「全人」的古董，在「中庸之道」的教育家腦中，仍然是盡善盡美的。我們看，這樣的婦女教育所陶冶出來的是什麼樣人？是中庸的？是急進的？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和不革命的？老實說，現在婦女解放運動中所急需要的人才還是「革命的」，而不是「守成的」！新的酒漿，焉能盛在舊的皮囊？

*Rene Changhi* 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現在社會的砧石們，并不要求完全解放了的女「人，」而只是想使女子受一點不完全的教育，「不要太多寫了錯字了；在談話裏不要太顯得愚蠢了；而且把腦筋裝飾一點矯技；學一點彈琴弄樂（但並不使她養成作樂的創造能力）；」一方面對於男性的特權和社會上的原有特權勢力沒有危險，而且也可以使男性社會的生活上增加一點趣味。極端以鼓吹「組織新家庭」為教育中心的男子們，也不

過是替自己設計罷了！

男子們是很聰明的。他們可以說『女子是富於感情而缺乏理智的；女子有活潑的愛美天性？現代教育要使男女對於社會文化的貢獻上分工，所以應該注重發展女子所特具的情感，而不要使她們苦於較呆滯而不能覺得趣味的自然科學了。』所以，他們便只給女子以關於藝術上的技巧，而較抽象一些的也吝而不與；至於自然科學……則更非所「公然」贊同了。因為「使她看明了宗教社會的作偽；讓她參加於社會生活，恐怕對於這個奴隸社會的組織起了疑心，生出反抗的意思來。」但我覺得在中國人方面，這層意思到也有，不過還薄弱，最深的還是怕她看明了男性的一切的作偽，怕她參加於社會生活而求婦女的完全的解放。

我們不應該還存着女子智力卑於男子的



劣心理，尤其是女子不應該自卑的把一切社會的智識讓男性獨自享受，把社會上的一切事業，讓男性獨自承當，這些是「爲人」的責任。女子應得要求大家平等的來參與。爲了要養成參加這些領闖的準備，必先要求享受「人」的教育——打破了性的歧視而允許自由發展的教育。

婦女應該先明白「社會是永恒進化的。在社會進化途中，社會上一切制度（包括了教育制度）應該一同進化以適合於社會的變遷。沒有萬古不變的東西，人爲的保守只是一時代的徒勞。」保守的教育造出了保守的人才，於是便妨礙了革命的進展，妨害了社會的進化。要求進步的合時的教育，是人的應守的（而不是非分的）責任。人的解放的第一步工作「性的解放」是現在急不容緩的事，而造成解放的人才，和促成姓覺悟兩層工作的

教育，是在這革命高沸聲中，革命的婦女所急切的要圖。

縫紉，烹調，育兒，家事治理這些那些也已經不是新女性所必需的智識和事業了。社會現在應該是一個共勞的大工作場所，無論是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學說的進展和全工 *Integration of Labor* 學說的實行，都不應允許女性去純粹負擔家庭的工作。女性應該要求社會設立兒童公育院，而且家庭也應該廢掉。製鷄蛋糕的技巧應該放在一切治理社會事業的技術之後，婦女應該由廚房或書齋走到社會中去了。娜拉已經不走到任一個家庭裏邊去，一切教育的內涵 *L'ò de la Edukado* 應該以社會為中心而放棄了狹陋的家庭了。

現在要求救濟女性的弱點，增加女性應付社會上一切事業的材能，她應該學習一切

自然科學和一切社會科學；要求充分的發表女性的情感，而使此女性的熱烈情緒貢獻到社會的文化中間去，她應該去學習不單是技巧而是應該更高深一些的藝術。將來社會的理想必定要求這個。中國國民革命完成後社會再向上發展也必定要求這個。

我知道舉辦和普及這個事業是頗不容易的。但我却相信，假如革命的姊妹們能在這舊封建勢力破壞而革命進展的時期中，有組織的起來擔負這項工作，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反動的阻礙是必然的，然而革命的力量終必能得最後的勢利，曷興乎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三日 上海

## 婦女解放與社會運動

社會是人類整個的社會，整個的人類是包括男和女兩性的。若果要社會健全，人類福利，其一定的條件便是需要男女兩性得有平衡的——互相在經濟上，文化上，智識上，道德上……自由發展其活動力不可。

我們姑且拋開了將來用怎樣的方法——是鬥爭或者是協調？來解決「將來」*Zukunft*的社會問題，此刻姑以社會的歷史而立論，以客觀的歷史而立論，*Die Geschichte ist eine Geschichte von Klassenkämpfen*是不會錯的。我們此刻又暫且拋開從財產及生產工具的所有而立的對抗不講，而單從「性」上看，則見有史以來自從女性的社會活動為男性單獨壟占以後，便見着社會上以男性為中心而獨裁女性；然就華德所言，則男性中心以前尚有一女性中心時代，是則人類的歷史從性方面看，純是女性與男性形成兩個集團

而對立，而獨裁。像這樣一來，便把一切的社會問題解決了，而性的問題沒有澈底解決，社會還是不會健全，人類的歷史上還繼續着瀆着血紅的痕印。

我說，現社會中沒有一個是人。其原因是，人類已經分成一部分的魔鬼，一部分的奴隸，我是甚不高興講這些較為抽象的話頭的，但是，只要牠能夠給閱者一個清醒的提示的，似乎那也不是不需。我們大家知道，社會上有所謂有產與無產階級，以為無產階級已經是被壓迫的人類了，這一點也不錯。但須知，就以無產階級而言，其間的男性便成了牠的獨裁者，女性呢，便是兩重的奴隸。

要解決了上面的問題，才算解決了社會的問題；但要解決上面的問題，又必然的需要男女兩性共同的參加。

假如社會一切的問題，單由男子參加包

辦，則將來的社會仍是半身不遂的社會；然而說到女性的參加，並不是「要」她們——「命」她們參加或「支配」他們；而是由她們自由自主的參加活動，兩性共同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然而女性自身的解放，雖然需要兩性協同的努力，然亦必得要女性自身起來，「靠」男子，「依」男子是不對的。

女性的解放也是要一方面脫離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奴隸；而他方面又須得從男性的壓迫奴隸和玩弄之下獨立起來。關於前一層的問題，我當在另一篇文字上說說，此文中，我只略講一講「性的解放」。

尼采說道「走到婦人的面前，須帶一條鞭子」，這句話也有些原因。假如我是女子，我也有些承認，現在的問題，便是要男性不要帶着鞭子扳着面孔在女性的前面搖擺。其方法便是靠自己一方面從舊倫理教條中解放自

己，而使自己的活動 (*individu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自立起來；一方面便是提出不妥協的精神和宗法社會下一切陳跡宣戰。

婦女解放運動的呼聲鬧了許久，但所得的成績如何我不想說，明眼人自己會認識到。假如以為婦女解放只須使中產階級的夫人小姐閨閣中走到俱樂部遊戲場，從一個丈夫懷裏投到幾個戀人的懷裏；使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從廚房走到書房——她們和她們在社會和男性一般受點不健全的「偶人教育」，只要在社會：上之可以出出風頭，下之可以滿足自己在男性和社會玩弄之上的慾樂而炫然自得，以蔑視下層婦女，那便罷了！然而婦女解放全不是這一回事。我們看，在中國，有幾個如像俄國昔日的 *Perovskaya Sofia*，今日的 *Breshkovskaya, Maria Spiridouova*；

如像日本的山川菊榮！唉！我追懷瑾秋！

姊妹們你們須在鍍金的牢籠之中，思索一下，自身是否已從宗法社會的教條之束縛下完全自由？是否已從政治的和經濟的兩重壓迫之下完全自由？是否（自然已不是男性的奴隸）還是男子的玩弄品？在社會的一切活動中，在性生活的活動中得了完全自由沒有？……如果算是得了自由了，還有，下層階級的婦女——女工傭婦娼妓……呢？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八日晨病中

## 性關係的革命

性關係的革命，在我的意義是，男女關係間的革命，換句話，便是女子從男性一切的壓迫束縛下獨立起來。這自然包括了經濟獨立，



社交公開，教育均平，戀愛自由和兒童公育等。從過來的陳跡搜尋起來，一切都可說是太陳舊了；可是，便是這一切太陳舊的呼聲，在現刻還是——而且正應用得着。我雖然不敢說過去若干人的努力是徒勞，但結果之不足令人滿意，這實在是不可掩的事實。

我十分知道現在婦女的工作，有比較這些還要更重大的，更進步的，譬如爭得政治上的自由或經濟上的自由，打倒帝國主義等等都應該要有女性的參加，我是不反對而且還極端主張的。不過我說的性關係的革命，却是婦女們參加社會的一切革命之第一步。

大家總不會完全說每日報紙上所載的社會新聞是造謠的罷，那麼，我們便逐日的翻開報紙上看看，在所謂物質文明，交通便利，華洋雜處，開化極早的上海地方，可以發現到許多老的少的，受過教育的，未受過教育的男女

都受着舊勢力的壓迫而飲恨屈伏，或者尋覓短見，後者固然是死者已矣，而前者亦把生命的希望投在黑暗的牢籠之中，生仍是等於死。這些慘無人道的「人獵」，在較閉塞的內地，還不知道有若干起。譬如昨日和今日（七月二三四日），報載左玉華女士事件便是一個顯例，比她更重大，還悲哀，爲訪員所不知和所漠視的尙不知多少。青年革命的男女們，看！惡魔般的舊禮教，舊風俗，昏庸老朽……無一不仍在光天化日之下張牙舞爪剝食我們的姊妹。牠們不僅殘殺將來的社會之花，以供弱死的殭屍斷笑，而且阻礙了無數富於革命的男女青年，不得起來共同參與革命的運動。阻礙了社會進化，減弱了革命力量，摧毀了正義人道，够了，爲了這些罪讞，舊禮教風俗可以破碎，昏庸老朽可殺，而被壓迫束縛，尙未覺悟以及覺悟過來了的青年男女都應該自

由。誰反對我的話嗎？除非他是代表剝食人性的舊骨骸，不然，他便是反社會和反革命！

男女同是一樣無等差的「人」，已經是不能否認的。一個人都有決定自身的活動，選擇自身的信仰和處理自身性關係的自由。做爲父母的女兒，不是做他們的奴隸；做了丈夫的妻子（或愛人的愛人），不是便做了他的奴隸。便是做了奴隸也應該有打碎鎖練恢復爲人的權利了。做婦女解放運動的人，應該不要忽略這一層，每日報紙上的悲劇新聞，都是用血淚染成的史料。假如在這樣革命的狂潮中，新的該建設而舊的該破壞的時節中，尚不破碎一切當前的障礙，那末，將來到了革命的呼聲微弱之下去，而所謂 *herrschaftliche Ordnung* 確立了之後，那就難了！我以爲一切革命有形的仇敵固應該竭力打倒，然而那無形的仇敵，甚至於是比有形的仇敵還兇惡

還深固的東西，如不即刻打倒，其結果不僅是阻礙了參加革命的生力軍，妨害了革命，牠還可以使將告成功的革命腐化或者破壞一個乾乾淨淨。我這個主張並不和我素日 *Ekonomia determinismo* 相矛盾。

現時刻，最好由已覺悟而有毅力，敢和頑固勢力接戰的女青年，組成了一個革命的堅固獨立的團體，倣效歐美的「革命黨防禦委員會」的辦法，專門從事防禦一班被壓迫的婦女——無論其年齡，階級，學力等等。或者簡直組成一個婦女解放的擴大團體，但牠現時的主要工作，並不是爭什麼婦女承繼權和參政權，而是擴大婦女解放，反禮教風俗的宣傳，調查各地方壓迫女性的不良風俗，用直接的手段打倒頑固而壓迫女性的腐儒老朽，設立生產消費的合作組織；以救濟從家庭中逃出的已婚和未婚的女性，開辦無產婦女已婚

婦人的學校……這些工作，是革命婦女應該舉辦的消極的破壞和積極的建設。由覺悟的革命婦女糾集來舉辦這件工作，是輕而易舉的，並且收效很大，這是我敢斷言的。

爲了清晰文理起來，可以用很簡單的話來說明我的意見。在組織方面以爲最好是婦女解放（革命）大聯盟，其性質應屬於社會的，在野的，和獨立的，其工作（一）破壞方面，用口頭講演文字宣傳打倒舊禮教風俗習慣；打倒頑固不化，壓迫女性的昏庸老朽。（二）防禦方面，保護救濟逃出壓迫之婦女，或設法救出她們於壓迫的火坑，而予以身體上和行動上之自由保障；（三）建設方面，爲她們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利信託的合作社，爲她們設立教育的機關。

然而或者有人說，婦女解放的範圍太寬了；在性質上說，還有經濟的，政治的；在應解

放的婦女，還有女工，還有娼妓。是的，一些也不錯，而且我也未忘懷了這些要緊的問題，這些一切的一切，也是婦女革命組織應該擔負的工作，讓我在以後的獨立題旨下去發揮罷！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烈日下

## 婦女與獨裁

任誰人都不願意承認「自己已做了奴隸，」但任何人——除了少數的「不逞」之徒——好似都高興在別人或別階級或別民族的獨裁之下過生活。歷史已經證明「吾言之不謬矣！」在獨裁之下過奴隸生活，原是抱「中庸」之道，「適可」而止的中國人的美性，然而可憐啊！便爲了這一點美性，弄得「中原鼎沸」，「神州」將要「陸沈」了。

中國婦女簡直是奴隸的奴隸。請聽我的理由：有史以來，中國人便做了帝王的奴隸，聖賢經傳的奴隸，禮教習俗的奴隸。時至今日，更做了土產的和舶來的資本主義的奴隸，買辦階級的奴隸，軍閥官僚的奴隸，新宗教（譬如科學的（？）列寧主義）的奴隸。然而婦女呢，自最短時期的母性中心而後，便做了男性的奴隸——即是。我所說的「奴隸的奴隸。」

這種生活顯然是不舒服自在的。所以在歷史上雖然可以找出多多淑女，賢媛，貞姑，烈婦的記載，然而也可以尋出——尤其是稗官野史中——「不逞」之徒，雖繼承道統者亦莫之能諱。在現在，中國的奴隸經典，已經是到了快要「壽終正寢」的時候，北方道統擁護者由曹錕吳佩孚段琪瑞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和偏僻的周西成等的努力，好似也是徒

勞。

現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男子和女子都一齊滾入不逞的革命漩渦了。政治上，不獨要打倒軍閥的獨裁，經濟上，不獨要打倒舶來的資本主義和買辦階級的獨裁，在與世道人心有關係的一切上，不獨要打倒封建遺毒，及時代精神的風俗道德禮教的獨裁了。

婦女好似最不革命者，好似最適宜於過奴隸生活。其實是不對的。她們在一切獨裁之下生活得太久了，有了好幾千年，在那種情形之下，一切行動思想主張言論裝束行走談笑都是不自由的。閨闈以內和閨闈以外都有暴君宰治着獨裁着，而且還要被強迫而吸飲酖毒性最利害的麻醉藥，不敢反抗和無能力反抗是不容諱的。

現時代每縣只有一兩個囚牢，然而奴隸



的男性仍然還望而生畏，何況那時一個家庭便已經至少有一個囚牢，女性們又已經拴入這囚牢呢？

然而社會的進化的程度，是應以人類獲得自由和自治的範圍而定的。人類的歷史全是一部爭自由的歷史。無論男女，在社會進化的歷程中，總是在息息不斷的爭求較大量的自由。由獨裁而至自治，是很自然的趨勢。因為有這勢趨勢的 *Inspiration*，故發生了現代史上的婦女解放，勞動者解放的各種形式的反叛。

婦女解放的運動，就是反抗一切獨裁「婦女一切活動」，而要求成為獨立自由自治的全人的運動。亦即是 *Autonomy versus Dictatorship* 的運動。

故除了第一步打倒了男性的獨裁，要求成為和男子一樣有獨立自主而參加社會各種

事業各種活動之外，還該和革命的男性一同攜手，站在合同戰線上，努力從事於打倒一切獨裁的運動。換句話，爭自由自治，反抗獨裁專制這一點上，男女是同一的興趣的。

不過，在歷史上可考見的舊式獨裁，快要成爲殭屍了；當心的，就是由現代進程中突起的一種新的獨裁。牠是自由的大敵，牠的勢力更要兇暴。

第一種是冒了左傾的，以無產階級爲幌子的「共產黨(?)專政」；第二種是極右的，自認不諱的資產階級和軍人們的獨裁——法西斯蒂，二者的目的是相反的，二者的力量是彼此仇視的；然而二者所用以掠取政權，獨裁民衆，壓制異己的手段是一樣的，都是憑藉於暴力。

列寧說：自由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可見他們都是權力的崇拜者。從其祖國俄羅斯與

意大利的事實而觀，除了當權在位的共產黨（？）徒和法西士黨徒而外，一切的民衆都是沒有自由的。

他們簡直是人類自由的大敵，社會進化的障礙，男人婦女的魔鬼。

然而中國的共產黨徒却偏偏常藉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而號召；國家主義者中之崇拜墨索里尼者亦大呼自由，豈非可笑的矛盾？實乃不然。他們是否認自由的，但他們却不能不用「自由」的釣餌來誑騙「苦於不自由」的民衆而爲之用——這正是他們的戰略。

革命的婦女們！應該知道你們的革命是爲的自由，爲的是打倒獨裁；確不要一方面在前線衝鋒而讓共產黨或者法西士黨在後面從容布置那「獨裁」你們的局面。

## 革命婦女與和平

婦女是人類中最好和平的，惟其這樣，所以爲社會進化，人類福利之一砥柱。泰西之和平自由藝術都以女神爲象徵，便是能認識女性的優美處。社會原不靠互鬥而進化的，反之，互鬥乃是社會的病象。故消滅互鬥的根源，即所以穩定社會的進化與福利。社會如果到了某一個時期，因其制度的不適合於人類生活之新方式和發展而不得已起了鬥爭，革命者應該爲了消滅這殘酷的鬥爭而戰。

我知道，國際間的和平主義者大都是婦女；而又大多數的著名女革命家，同時又是和平主義或抗戰主義的熱烈維護者，革命與和平從其真實的意義下講是不衝後的，在後面，

我將詳述我的理由。此處我請先引述一點最近的例子出來。在本年五月號的 *War Resister* 上記載了一段，「婦女國際聯盟」法國支部 *French Section of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祕書德利菲夫人 *Madame Camille Drevet* 的宣言如下：

『世界正是紛亂，暴風雨洶湧起來了。地球震慄了，斯時，爲將來的準備，婦女也不能不被迫而列入幫助使用暴行的行伍內。我們決不能接受我們所不願贊成的事。我們決不願加入合作那殘殺兄弟的鬥爭。我們是只站在抗戰的人們那面和他們一起。婦女們，我們要鼓起勇氣來抗抵這野蠻主義！……』

『在墨西哥，由墨西哥婦女協會爲了歡迎美國區婦女和平組合員瑪麗溫瑣爾 *Mary Winsor* 大會中，她以極熱烈的情緒向羣衆演說，會中決定在抗戰宣言的基礎上組織一

個墨西哥的婦女和平組合。這是在拉丁亞美利加的第一次和平主義者的宣言；……』

這只是在五月內的消息，其他便可知了。在該號中，更記述本年二月在布律塞爾 *Brussels* 所開之反殖民地壓迫大會中，鹿鍾麟自稱彼為反抗帝國主義及軍備主義而戰。抗戰者國際 *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 對之非常表示同情。由此可以引起我的下文。

有人或許以為革命是戰鬥的和流血的，根本與和平衝突，故和平主義者一定是反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其實只是皮毛之見。革命固然是戰鬥的和流血的。然而真正革命者之所以要革命，並不是單單爲了多次的屠殺，以滿足自己的殘忍獸性。乃是，因爲社會制度或政治的不良，使每日每時，都有不平等的人迫壓人的血腥鬥爭發生，故而圖謀爲澈底之解決，舉行革命以消滅長久的慘禍。其方法是戰

鬥的流血的，其目的是和平的。如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聯合一致向帝國主義者作戰，爲是消滅長久的帝國主義者迫害剝削弱小民族的戰爭；而社會革命則是爲的消滅社會上政治和經濟之不平等的戰爭。在國際間的非戰主義者，如上述的 *W. R. I.* 固然有不少的無抵抗主義者托爾斯泰主義者，然而革命者亦復不少；至於國際非軍備同盟 *I. A. M. B.* 則更是純粹革命團體之結合。

中國現時在革命的鬥爭之中，正在和帝國主義與軍閥血搏之中，「和平」的口號很足以動人的驚異。在中國，軍閥常以和平掩飾其門面，爲欺瞞民衆之口實；甚或在軍事失利之後，常巧藉和平息爭之辭，爲保存殘餘勢力陰圖再舉之計。故「裁兵」一辭，已爲十餘年來不兌現之紙票，而和平妥協更常見於軍事失利後軍閥之口頭及電報中。在今日，民衆革

命之功未竟，敵人之勢力正如火如荼，和平二字如像是喪失革命精神；而且，所謂道消魔長，此時刻正是民衆苦鬥之時。——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正如鹿鍾麟氏所言，是『爲的反抗帝國主義及軍備主義而戰』，換言之，即爲的將來的和平而戰。更要明白，非爲「單純的戰鬥」而戰，也非爲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而戰，更非爲的是「馬克司的教義：戰爭爲進化之母」而戰。我更希望，向國際宣言的鹿鍾麟氏能够以己身做出一個榜樣來。

中國的婦女，正是從家庭閨闈中走入社會，從優柔中走入革命的時候，中國的革命正希望着女同胞們的參加；將來的世界革命也希望女同胞們的參加。不僅希望她們同情贊助，而且希望她爲戰鬥之一員。然而我們的戰鬥，是爲了將來的和平，爲了更大量的自由幸



福的革命而戰鬥的，不是爲了我們的女同胞放棄了天性的好和平的美德而加入戰爭以圖造出幾名女將軍，在舞台上奪取權利。假如是這樣，便是失掉了爲革命而戰的真義，便是喪失了婦女天賦的美德，便不是真正革命的婦女。

很痛心的，是在現時代當中流行了所謂「皮帶與戀愛」的名詞，這名詞，據新女性第二卷第四號毛尹若君在南昌的報告，曾在當地惹起了社會輿論的注意。由武漢來的朋友，也深以爲言，謂該處女學生喜嫁軍人，幾成一種流行病症。考這個名辭的深入的含義，實有許多令人嘖嘆的地方，故附此一言，

要之，我歌頌革命，我亦歌頌和平，我更歌頌女性愛和平的天性！我希望今日的革命的姊妹們認清革命戰爭的原因，要知道戰爭只是手段，目的乃是將來的和平。我希望革命

的婦女做革命的戰士！不要做戰爭的英雄；不要拋棄了愛好和平的美德，不要染了「皮帶與戀愛」的流行症！

謹為革命與和平的前途為妹妹們祝福！

一九二七，八，十二，上海。

## 娼妓的救援和取締

——語絲一百四十二期穿裙與不穿裙的回響——

### (一)

現社會的經濟制度所賜於人類的恩惠是這樣：無論是體力的或腦力的勞動者，假如他或她不是地主或資本家，必須要拍賣勞動力做工銀奴隸才能够維持他或她的生活。我們假如不否認橫在面前的「社會病徵」，和不

漠視自家的兄弟姊妹的苦痛，無論在那方面，都該承認這些重大的事實而思有以救濟。婦女在受同樣的迫害之下，還有一層更可悲的生活，便是靠着自己的性器官賣淫。

無論是公娼或私娼，她的心靈一定會充塞着不可向人言的苦痛，她的身體一定會堆集着最毒害的疾病，她的行動一定會感覺着不自由的勉強，……她是人類中最不幸的一個，她是現社會經濟制度下——遭遇着超過工銀奴隸的不幸——的直接犧牲者。固然，婦女墮入賣淫還有別樣原因，然而這些原因，除了先天的生理上的疾病而外，大小總會被決定於經濟制度的。

賣淫一字，無論是英法意西俄……各種文字，都同是 *Prostitution*（自然因各國文字綴音的不同，字母亦稍有差異，註一）。考此字之動字 *Prostitute*，乃由 *Pro + statu-*

ere, to place, 有將自身的肉體提供給他人之意。Guyot在賣淫論 *La Prostitu-tion* 上說：『爲了獲得而屈用其性關係的人便是娼妓，』Bonger在犯罪和經濟條件 *Criminalité et condition Economique* 中說：『凡爲了運用其性的動作而賣其肉體更以之爲一種職業的婦人便是娼妓。』上述的定義都是很正確的。

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娼妓是現社會經濟制度所造成的貧乏的直接犧牲者，她是被壓迫剝削階級中之最不幸者，不惟要受嫖客的侮辱，而且還要受鴇母的虐待，警察的恫嚇，法律的取締，禮教道德的攻擊，和社會一般人的賤視與蹂躪。然而她，她之所以不爲貴婦，夫人，小姐，太太和女學生……而反爲最卑賤的原因，竟不爲他人所認識。

一般人之不認識原可以不怪，然而關心

社會問題，誓志於社會改造的人都不認識，那未免不是娼妓的恥辱而是自己的恥辱了。

(二)

革命者不同於一班社會惡制度的保守者。他是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同情者和維護者，他是反抗舊社會對於他們的各種壓迫而施以援救者。譬如無產階級的農工。然而娼妓，自然不會也不該被打在「計開」以外。娼妓的問題儘可以不存在於大學教授，大學生，高官顯宦，博學通儒以及「法國公園的戀愛者」頭腦中，然而革命家確不可把她們忘去。加緊一句，若是革命者的集團——革命婦女的集團，尤不可以把她們忘去。假如一朝有這樣不幸的事件發生，我們爲了擁護革命，擁護革命的集團的工作起見，爲了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利益起見，當然不能不與以誠意的糾正。

在一百四十二期語絲的隨感錄第五項穿裙與不穿裙文中，起明先生（大約是周作人先生罷！）引述福州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發出的佈告而加以評論，佈告的條文是這樣：

一、凡婦女年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出門一律穿裙。

一、勞働婦女因工作關係准其不必穿裙，惟須衣長及膝。

三、凡屬娼妓，概不許其穿裙，以示區別。

起明先生的評語是十分革命的，他說：

『我讀了這一節信，不禁深切地感到現在中國還是有產階級道德跋扈的時代……這證據便在現代中國人對於裙與娼妓的觀念之一致。……福州市黨部不准娼妓穿裙，照李笠翁的話的反面來講，理由的確是十分充足的。但另一方面也根據於「正義」罷，覺得這些「無恥婦女」實在可惡，非重重地懲戒她

們一下不可，這是道學家與有產階級的普通意見。一九二一年十月申報載上海捕房關於禁娼曾發表過同樣的議論，我就寫了一小文，題曰資本主義之禁娼，中間有這幾句話：「原來娼妓制度之存在，完全由於這班「無恥婦女」的自己願意去消遣似地做這事情。我真覺得詫異，她們爲什麼不坐在家裏舒舒服服地吃白米飯，却要去做這樣「無恥」的行爲，壞亂我們善良的風俗？真應該嚴辦才好。古時有一個皇帝，問沒有吃飯的災民「何不食肉糜」？我也要替中產階級對於此等「無恥婦女」詰問一聲。」……』

我覺得，起明先生的話是很「革命的，」其態度也不失爲君子的坦直；凡是一個富於革命性的人，應該接受「革命的諍練。」真的，誠如起明先生的令友所言：『她們有的被環境所逼，做這傷心的生涯，而社會一定要

她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帶着這受侮辱的記號，使她們不能夠有一分鐘忘記了自己的卑賤的職業，時時刻刻受人輕視，這真是社會對孱弱婦女殘忍的手段。』革命者和革命婦女的集團不該做效這樣。

### (三)

娼妓本身對於賣淫的卑賤和恥辱，是不負好大責任的，這責任應該歸之於社會制度，和在這制度下優柔過活的人類。她不是不反抗，她是無能力無智識去反抗，也無人幫助她去反抗，所以她便只好在皮肉生活裏度其一生了。

假如我們要定娼妓以應受的罪；（一）我們判以不應操賣淫的職業，——她便可以回叫我們考量社會的經濟制度；不客氣點，便可以指摘我們自己的拍賣勞働力的生活來和



她作比，我們只好默默；（二）我們判以不應不知反抗，——她便可以回請我們估量她們和社會一切的力量孰大孰小，又請我們替她們指出幫助和救援她們的人物；不客氣點，便叫我自己三省一吓是否曾經或者現在願意真心去援救她們，我們也只好慚然！（三）假如我們硬抱着成見，爲了賣淫的本身而懲罰她，雖然她只好嚶泣地忍受着；但萬一她們之中有一有思想有學識更有反抗性的，起來考今據古的質問我們，又將何以爲對？*Banger*氏曾經說過：『一個男子或婦女爲了經濟的原因而訂定結婚關係，他們實在和妓淫一樣。』偉大的性理學專家*Havelock Ellis*也說過：『爲金錢而結婚的妻婦，實比於娼妓。』照這樣講來，則更不勝其取締了。

爲了賣淫的原故而懲罰娼妓是不合理的；爲了想滅除娼妓，而使『她們無論走到什

麼地方都帶着這受侮辱的記號，使她們不能夠有一分鐘忘記了自己的卑賤的職業，時時刻刻受人輕視』，或者，換句話，不從根本上改造過現社會人類的經濟生活，而只從法律刑罰以及藉禮教道德的取締，那是不能生效的。

#### (四)

革命者絕不會把一切社會的病源放過，他要捉着社會的病源，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革命——來把他改造過。

故革命的男女，和革命者的集團，對於娼妓，不應該取賤視輕蔑和不管或歧視的態度，反之，要以她們的解放為自己的責任，一切捨本逐末的威力是無效的，

一切革命的和改造社會的理論應該向娼妓們剴切的宣傳，使她們覺悟到己身所處的

境遇的卑劣和致此的原因；把她們組織在革命力量以內，共同奮鬥。

惟有這樣深入和幫助她們的方法，使他們從事根本解放，從事革命，才能夠絕滅賣淫，滌除人類的恥辱！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

『註一』法文*Prostitution*，德文同上或*Prostituierung*意文*Prostituzione*西班牙文*Prostitucion*俄文*Prostitutka*皆同出一源。

# 短褲黨

蔣光赤著

這是一部長篇小說，約六萬言，以革命的實事爲經，以愛海波瀾爲緯，把北伐軍未到上海以前，一般民衆的革命熱情，一般黨人的工作實況，赤裸裸描寫出來，可以當做一部革命史讀，也可以當做一部變愛小說讀。全書一冊，定價六角半。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書名 新婦女的解放

著者 天 喬 劍 波

發行者 趙 南 公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價目 定價三角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外埠函購 郵費加一

支偉成  
標點  
古詩源

這書是清朝沈歸愚先生所輯的，上自唐虞，下至晉隋，有詩的真精神與詩的真趣味者，大都採入，現在新詩作家漸漸又感覺到用韻的味道，特請支偉成先生詳加標點，手此一書，既可探得作詩的源流，又可得到用韻的興味，真是學詩者的寶筏呵。全書一冊，定價七角。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